

： 暉 昭 鄧

# 夫 丈



行 印 局 書 界 世

編 主 境 男 孔

集 五 第 刊 叢 本 劇

丈

夫

五

幕

劇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出版

劇本叢刊  
第五集  
丈夫

實價國幣

外加運費匯費

著 者 鄧 昭 暉

發 行 人 陸 高 誼

出 版 者 世 界 書 局

發 行 所 世 界 書 局

版 所 有 權  
翻 不 准 印

## 特別啓事

本劇上演權，由作者保留。戲院劇團於上演本劇前，除上海一地，應向作者直接取得同意外，其他各地，應向當地世界書局分局，或其代理店，接洽辦理。否則，不准上演。此啓。

角色

張文儀

姚植——她的丈夫

姚明德——他的父親

姚王氏——他的母親

姚小植——他的兒子

田樂棠——明德友

田李氏——他的妻

田秀珠——他的女兒（十二三歲）

田秀珠——同上（十八九歲）

沈蕙明——張文儀友

張文博——張文儀兄

愛娜——他的妻

黃元深——田樂棠表弟

黃太太——

丁福懋——

丁太太——

陸 聲——姚植友

楊 媽——姚家女傭

奶 媽——

孫二姐——田樂棠姨太太

潘家龍——田秀珠男友

朱家標——田樂棠友

朱太太——

房東梁太太——

房東劉家嫂——

小三子——

葉先生——

葉太太——

阿 梅——田家大姐

顧阿富——田家僕

汽車夫——

時間——一九三七年八月至一九四三年十二月

地點——上海

第一幕





## 人物

姚植——廿二歲（以下簡稱植）

姚明德——五十多歲（以下簡稱姚）

姚王氏——五十來歲（以下簡稱王）

張文儀——十八九歲（以下簡稱張）

田樂棠——四十多歲（以下簡稱田）

田李氏——四十來歲（以下簡稱李）

田秀珠——十二三歲（以下簡稱珠）

張文博——廿七八歲（以下簡稱博）

愛娜——廿一二歲（以下簡稱娜）

丁福懋——三十多歲（以下簡稱丁）

黃元深——三十多歲（以下簡稱黃）

黃太太——三十來歲

陸聲——廿一二歲（以下簡稱陸）

楊媽——四十多歲（以下簡稱楊）

阿梅——十六七歲（以下簡稱梅）

汽車夫

景——田家的客廳，甚富有的樣子，目下因為戰事的關係，許多親戚朋友都在這裏避難，以至客廳裏有帆布床，箱子，鋪蓋等等，顯得十分零亂。

時間——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的一個傍晚。

（附註：自開幕至終幕隨時有槍炮聲和飛機聲，時作時歇，或遠或近。）  
開幕時遠遠的一陣猛烈的炮聲，許多人微微爲之一怔。

植穿着旅行的裝束，別家遠行。姚、王、田、李、黃、黃太太和張，有的站着，有的坐着，準備送行；張低着頭顯得很傷感。汽車夫將植的極簡單的行李搬出去，楊一人遠遠的站在門角上；珠在人堆中間穿來穿去湊熱鬧。一種不愉快的別離的感覺浮在衆人的臉上。

植 爸爸，媽媽我走了！——（對田和李）田叔！（一躬）田嬸！（又一躬）黃先生……

田 大師兄這一次走，走得太突然了！我沒有聽說你要走，怎麼就走了呢？

植 （笑着）我自己也是昨天晚上才決定的。

李 真是，昨天還沒有聽說你要走。

（植敷衍地笑着）

王（對李）我也這末說：家裏人手又少，現在弄到這步田地，他還要出門。我說我們幸虧有田嫂，你的家裏避避難，要不然的話……

植 媽媽！我這一次的走是應該高興的喲，我出去也許幹一點兒什麼出來，比獸在上海總要强些，……

田（插入對李）這倒是真的，大師兄這次出去，可說是爲國效勞，（轉臉對姚）像他這樣的年齡正好是轟轟烈烈的幹一下的時候。

姚 所以我雖然就這麼一個孩子，也不便怎麼樣的留難他，這是他自己的前途。

黃（打趣地對植）不過，植兄把新嫂子扔下了一個人出遠門，這是不應該的！

植 我本來想和她一起走的！

黃 怎麼？和新嫂子一起走？

李（插入對黃）元深，你還不知道呢，姚家的新少奶已經有喜了……

黃 喔！這真是新消息，我們全悶在鼓裏！

黃太太 是真的嗎？

李 道，還會假的嗎！

植 我想等她生下了孩子，我到上海來接她，我不想她留在上海。

（陸氣喘吁吁地上）

植 （對陸） 呸！你怎麼來了？

陸 （對姚） 老伯伯母……（迫促地未及招呼得周全，對植） 你怎麼到現在還沒有起身，他們都在車站上等你，等得急死了！

植 對不起，對不起。——（慌張地） 好好，那末走吧，走吧。——田叔，田……媽媽，爸爸我走了，我走了！

——（歉意地對張凝視一下） 我走了。——（裝做興奮的樣子對珠） 小珠，我走了。呀？

（屋子裏的人全體起立）

田 你路上得自己留心，我不送你上車了！

幾乎同時  
李 保重，保重！

王 你在外頭冷的熱的都得自己留心了，不像在家裏一樣了！

同時  
（對王） 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走了！

陸 老伯，我們走了！（對張點點頭） 文儀再見了！

（陸先出門去）

姚 （對植） 你常常寫信回來就是了。信暫時寄到這裏好了，反正你田叔自己的屋子總不會搬家。

田 噯，寫到我這裏好了，寫到我這裏好了！

植 （對田） 好的，好的。

(植向門邊走去。)

張 (追上去) 我送你上車站去。

植 (回過頭來站住) 別送了吧，亂七八糟的，送什麼呢？

李 (對植) 這是應該的末。坐了車子去，坐了車子回，怕什麼呢？

王 就讓她送你去吧！

(另外還有人同意張送去的。)

植 (想了想) 也好！——那末，我走了！

(植帶張下。)

(衆人都送出門去。亂糟糟的一團。客廳裏一個人都不留。只有黃和黃太太兩個的背影站在門口。外面許多人。在說着：再見，再會，不送了等等；雖則，究竟也聽不清誰說的什麼話。)

(黃和黃太太先退進客廳來。)

黃 (打趣地) 這叫做那什麼投軍別蹇！

黃太太 人家心裏多難受呀，你還開玩笑呢！

(外面汽車聲漸漸遠去。)

(姚和田回進客廳。十來句話以後李扶着王進來，背後跟着楊，王用手帕擦眼淚。)

(遠遠的又是一陣劇烈的槍炮聲。)

姚 (一路進來) 這一次的戰事一時不能了。——喔! 這炮聲好像很近了。——(聽一下炮聲) 天天聽炮聲，聽慣了也無所謂了!

田 幸而有這麼一片租界，要不然就不堪設想了!

姚 雖有租界，我也遭了大劫了。——今天總算又了(作了結解)了一樁，把植兒送走了，也好!——噯! 樂業，我還是要跟你商量出一個辦法來才好呢!

田 好好。

(姚拖着田進飯廳去，站在門看王一眼，搖搖頭走進飯廳。)

(田進去之後，又探頭出來。)

田 (對黃) 元深，你不去吧?

黃 怎麼啦?

田 我等一下有點事情要拜托你。

黃 我那什麼? 我不出去。

田 (對李) 噲! 我看你還是讓德嫂到樓上去歇歇吧!

李 我也這麼說。——(對王) 德嫂……

王 不! 我就在這兒坐坐。

(田下。)

(李扶王坐下)

李 (忽然想到) 小珠呢?——(見珠不在,高聲) 小珠!——小珠!快進來吧,——(對楊) 楊媽你給我去看看!

(楊出門去找珠)

李 這孩子!——(對王) 我說德嫂:你也別難受,植少爺這回出去,也是一件好事,將來昇官發財的回來……

(珠自外面跑進來,楊關門跟進,楊自下)

珠 (不高興地對李) 你叫我幹麼?

李 才一霎眼的功夫,你就不見了。——現在是打仗的時候,你別到處的跑!

珠 你爲什麼不讓我去,你爲什麼不讓我去?

李 你別給我纏!

王 (嘆氣) 唉!我就這麼一個孩子!

李 這也難怪。——昨天還沒有聽說植少爺要出門,今天就走了。

王 還不是他老子不好?這種時候,咱們家連「家」都沒有了,他兒子要出門,他連氣都不啣一聲兒,就讓他走。

(珠和李別扭着)



李（對珠）你怎麼啦。大人有事你還纏着。

珠 那末，你爲什麼不讓我去？

李 這又不是好玩的事兒，你去幹麼？

珠 我要去！

黃太太 小珠！到嬸娘這兒來吧！

珠 我不！

李（對王）別的倒沒有什麼，倒是他的新少奶，你想：兩小口兒上半年才結的親，現在植少爺就出門了。

王 別提了，就有這女孩子，丈夫要出去，她勸都不勸一句！

黃 他們年青人都是愛國的。

李 小珠，你別給我纏了，你到樓上去玩兒去吧！

珠 我不去！

李 去吧，別吵得我心煩！

珠 好，我到晒台上去看打仗去！

（珠蹦蹦跳跳下。）

李（追上去）小珠，別到晒台上去，這孩子——（對裏面）楊媽！阿梅！你們人都死到哪兒去了？你們給

我看住小珠，別讓她到晒台上去！這是什麼時候！——（回進來對黃太太）你做嬸娘的給我去照應一下。——就這麼一個孩子已經夠煩的了！

黃太太 好！我去我去。

李 你怎麼也不能讓她到晒台上去！

（黃太太下）

李 （對王）小孩子真不知道大人操多少心！

王 還不是嗎？大了就沒有娘了，就看我們植兒吧，娶了媳婦連和我娘說句話功夫都沒有了。——我說的話他哪一句聽上了，我說別走吧，這是什麼時候？家裏人手又少，現在又逃難在田叔家裏，他還不是走了。——我真是心裏亂得不得了，還要惦記着虹口的那分兒家業，現在也不知道怎麼樣了，我說沒有打掉，讓人家偷也偷完了。——現在是要一樣沒一樣的。

李 我說：嬸嫂你也放開一點算了。你短什麼的，儘管和我說，住在我們家，還不是跟自己家裏一樣，我要你別自己打伙吧，你又不肯，其實就在我們家一起吃飯不是一樣嗎！

王 這哪能呢！這又不是一天兩天的事兒。眼前已經夠你麻煩的了。

李 這還談得上咱們又不是外人。

王 再說，傭人讓他們閒着也淘氣，還是讓他們做一點的好。

（梅上）

梅 (對李) 太太小姐一定要到晒台上去看打仗。

李 黃孀娘吶?

梅 黃家太太要我下來告訴太太，她說小姐吵着要上去，她沒辦法！

李 這怎麼辦呢？這孩子——(對王) 德嫂！我說你也上樓去歇歇吧！——這孩子真是別扭！

王 好吧！

李 (對黃) 元深你去不去？

黃 嘿！我去幹麼我不去。

李 你太太也在樓上呢！

黃 不我……樂棠找我有事兒吶！

李 (一路上樓去) 小孩子真麻煩！

(電話鈴響)

(李王和梅同下)

黃 (聽着電話) 噲——你打給誰？——這兒是田公館——噢，你是朱公？我是元深吶——在在在，請

你等一等。

(黃推開飯廳的門)

黃 (對裏面) 樂棠！你的電話。

（田自飯廳出。）

誰打來的？

朱家標！

田（對電話）噲！你是朱公吧？——我樂棠！——我剛才打電話給你，你不在。你上哪去了？——（笑）噢！

——我有件事情要托你，——姚明德姚先生他不是有個廠在虹口嗎？——是的是的。他的意思想找一個外國人替他保護一下，掛一個洋商牌子。——嚙嚙！在他的廠屋上掛一面旗子，或許可以好一些。——險是保的，保的是水火險，沒有保兵險。——現在當然無法再保了！——嚙嚙！——嚙嚙！

（姚自飯廳出注意地聽田打電話。）

姚（對田）是朱先生來的電話？

田（點點頭。依舊對着電話）你老兄是做買辦的人，外國人的事，你當然有辦法囉！——嚙嚙！——嚙！我說一點都沒有麻煩，一切手續都是我們這兒去辦，祇要他那方面肯訂一張八一三以前這個廠已經讓渡給他的契約，他什麼事都不要管的。——嚙！——嚙嚙！——這有兩種辦法囉：一種是廠裏根本沒有損失，一種是損失以後，萬一將來要請他交涉賠款的話，——那當然是另外再說了！——是呀，我也這麼說呀，就是太晚了。——嚙——嚙嚙——嚙。——不過，你老兄是神通廣大囉。——嚙，我給你說呀，你就算是幫我的忙。——嚙——嚙——好好，你現在在什麼地方？——好好，我馬上

就到。

（田將電話掛下。）

姚 怎麼樣？

田 事情有辦法了。我知道朱家標總是有點辦法的。

姚 他怎麼說呢？

田 他說：他手裏外國人是多得很。他的意思事情總是有辦法的。——現在他要我和他當面去談一談，電話裏談不明白。

姚 我所希望的：祇要能夠保到一點本就好了。

田 是呀，就說的這個話。我總之盡力給你想法子就是了。

姚 樂棠，你要知道：我學生的心血全在這個廠裏，這一次希望你無論如何要幫我一點忙。

田 當然當然！我樂棠當初沒有你德兄會，有今天這日子？——這事情我當然要盡一臂之力……我現在出去，我想今天晚上一定給你好消息。

姚 （走向飯廳）但願如此！

（姚進客廳。）

（田也跟進去。）

黃 樂棠！

(田又回出來。)

田 嚙？

黃 你說找我有事，有那什麼事？

田 喔！我忙昏了頭。——(走過鬼鬼祟祟的)你等一下給我到二姐那兒去一下，送一點錢去。我兩天沒有去了。

黃 別的事情能做代表，這姨太太的事情我怎麼能那麼樣呢？

田 嘖！(要他輕一點怕人聽見似的)你別——你看我怎麼忙得過來？

黃 這些事你管他做什麼呢，又沒有好處的。

田 沒有好處，我會管嗎？你真傻！——你給我去一槍，你給我去一槍。你那兒先拿兩百塊錢給她好了。——元深，你給我要一輛車子。

(田進飯廳去。)

黃 我以爲是什麼事托我呀！——(打着電話) 噲！是飛雲嗎？——這裏是霞飛路田公館，你馬上放一

輛車子來！——馬上來呀！(將電話掛下)

(田拿了帽子與姚自飯廳出。)

姚 ……我還需要一筆現款，我想把手上的一點股票去押一押，這事兒你看怎麼樣？

田 現在這時候……銀根都非常緊，拿這東西出去押恐怕……要除非賣，或許還有辦法。

姚 真沒有辦法也只好賣囉！

田 你現在拿這東西出去賣，只怕三錢不值兩錢的。——我手裏也沒有現的，要不然我這裏你先用  
了再說。

姚 那不好！——要賣也只能賣，有什麼辦法呢？

田 好吧，我給你想辦法看。

（丁匆匆忙忙地上。）

丁 （對姚）經理！——（對田）田先生！——（與黃點頭）

姚 你怎麼到現在才來？——請坐吧。事情怎麼樣了？

丁 （坐下）事情很麻煩。

（外面有汽車喇叭聲）

田 （向外走）車子來了，我走了。——你坐坐，丁先生。

丁 田先生要出去好好！

姚 樂棠托你的事情——我說是那股票的事情。

田 （站住）知道，知道！——（對黃）元深，你要不要和我一起走？

黃 我那何必呢。你上東，我上西。

田 你早點去呀！

黃 我知道。

姚 樂業也讓我害苦了，自己的車子讓植兒坐去了，自己倒坐出差汽車。

田 德哥你這話是什麼話呢？

姚 好吧，好吧，我將來和你總算賬吧！

（田下）

姚 （對丁）廠裏的事情怎麼樣了？

丁 這兩天，天天有工人從虹口逃出來。今天他們組織了一個什麼善後委員會，派了幾個代表到辦事處來和我辦交涉。我說：經理規定的，每一個人發一月的遣散費，以後的事情就無法管了，他們不答應——就這樣鬧了一下午，最後的結果他們至少要三個月的遣散費，這事兒你看我怎麼辦呢？

姚 真糟糕，現在是山窮水盡的時候，他們還來逼我。——不過，這還是小事。現在，廠到底怎麼樣了？他們出來的工人怎麼說？

丁 昨天晚上出來的工人說是：廠還在那裏，就是中了幾個炮彈，還沒有什麼，另另碎碎的東西大概都偷掉了，主要的是機器，機器人家搬不動囉！

（外面賣報的小販在喊：「可以用上海白」）唔，要看到剛剛出版格號外——唔，要看到號外來哉。——唔，要看到打仗格消息來哉——唔，要看到好格消息來哉……）



（黃要出門的樣子）

丁 外頭賣號外的吧？

姚 （自言自語地）千不該，萬不該，不該當初把廠址弄在虹口。——（見黃要出去）元深，你要出去？

黃 嗯，我出去有點事。——丁先生你們談談。

姚 請你讓他們買一張號外來看看吧。看有什麼消息。

黃 嘿，我倒是想買一張。

（黃下）

丁 經理！你說這工人的事情是小事情，我看這事情不小呢！

姚 怎麼啦？

丁 他們今天說要是不答應他們的條件，他們要搬到辦事處來住了。他們說：他們現在住的也沒有吃的也沒有實在沒有辦法了。

姚 他們沒有辦法，我也沒有辦法喲！他們不能到難民收容所去嗎？

丁 他們有路可走當然不肯進難民收容所了。

姚 現在到底有多少工人？

丁 一百多個！

姚 一百多？

(一段沉默)

丁 經理，今天銀行又來催款了！

姚 唉！這真要逼死我了，這真要逼死我了！

(黃手裏拿着一張號外一路看進來)

姚 (對黃) 有沒有什麼消息？

黃 嘿，沒有什麼消息。(將號外交給姚)

(姚看着號外)

(博與娜自外入，博的手裏拎着一札禮物，如罐頭食物以及餅乾之類的東西。)

博 (對姚) 伯伯——(對丁) 喔，丁先生也在。(將手裏的東西放在一邊)

娜 (對姚) 伯伯。

姚 噢！你們來了。

(黃見娜大為詫異，娜也一怔，幾乎喊出來。所有的人都注意到他們的表情。)

姚 (問黃) 怎麼你們認識？

(含糊地) 好像在哪兒見過。

娜 面熟得很。

姚 我來給你們介紹：這是黃元深黃先生，就是田先生的老表，他也和我一樣來這裏逃難的。——

（對黃）這就是文博，植兒的大舅，——這位是文博的太太。  
黃（與博握手）喔張先生。

博（對姚）植弟呢？

姚 你們來遲了，他已經走了。

博（詫異）呀？他已經走了？怎麼那麼快就走了？——什麼時候走的？

姚 走了有個把鐘頭了。——你們坐吧，請坐請坐，這裏弄得亂得很。

娜（坐下對博）我要你快一點快一點，你總是那種死樣子。

博（不理她對姚）這真是太那個嘞，這麼快就走了，我還以為他明天走的呢，我特地來給他送行的！

娜（問姚）妹妹呢？

姚 她送植兒到車站去了。

娜（對博）那，我們還可以追上去嘞。

姚（搶入）不必了不必了，那又何必呢，亂七八糟的這種時候。

博（對娜）亂糟糟的，不去也吧。反正我們的心到了就算了。

姚（對丁）福懋，你在飯廳裏等我一下吧，我還有事要跟你談呢。

丁 好的，好的。——（對博）舅大爺請坐坐吧！（對娜點點頭）

博 你請便，你請便。

(丁進飯廳)

黃 我也要走了，我出去一下。

博 怎麼？黃先生……

黃 我本來要出去，我本來要出去。

姚 (對博) 他是要出去。

(黃下。並未與娜招呼，娜過意將頭扭轉，裝做看不見的樣子。)

博 他是田先生的老表？——這小子是常常玩兒跳舞場的人物。

姚 (敷衍着) 噢噢。——植兒今天早晨不是去你那兒辭行的嗎？

博 嚙。媽媽聽說他要出門，又是一把眼淚一把鼻涕。——岳母對女婿，我看比對兒子還好些。

姚 這是老太太心眼兒好。

娜 (插入) 他爲什麼要出門呢？

姚 讓他出去到外頭看看也好。

娜 我說不應該讓他出去，他才結婚的人，怎麼就拋下了老婆一個人出去了呢？

姚 現在的事情，做父母的對兒子也只能參加意見，他一定要去，我也只能讓他去。

(姚走去把門拉開。)

姚 (對裏面) 楊媽——楊媽，你去請太太下來，說舅少爺他們來了！

娜 (對博) 我說他們倆那麼好，妹妹怎麼肯放他走的呢？

博 這，我怎麼能知道？——(玩笑地) 假如，我要走你放不放我走？

娜 要死了，你？

姚 我這兩天很多事情纏在身上，鬧得亂七八糟的，——房子也沒有找到，住在人家家裏……

(王自樓上下)

(博和娜都站起)

娜 媽媽！

博 媽媽！

王 你們才來嗎？

娜 才來！

博 嗯！

王 坐吧坐吧。我們家也不像一個家了，不瞞你說舅少爺，住在人家家裏也沒辦法。——坐吧！

博 (坐下) 現在是逃難的時候，也只好將就着辦。

姚 文博！你們談一下吧，我還有點事不奉陪了。

博 伯伯，你有事儘管辦你的去，我們又不是外人。

姚 好好，你們談吧！

(姚進飯廳去)

娜 (對王) 我們特地來給植弟弟送行的，他倒已經走了。

王 (指一札禮物) 那是你們帶來的？

博 那一點點給他路上當乾糧的，他已經走了，也祇好算他沒有口福。

王 又勞你們帶東西來，真是！

(楊送茶上)

楊 舅少爺，舅少奶用茶！

博 好好，攔那兒，攔那兒。

(楊下)

博 媽媽，植弟這次走，他們組織了一個什麼團體？他今天早晨來，我還躺在被窩裏，也沒聽清楚。

王 我也鬧不清楚是什麼團體。——反正，他昨天晚上說要走今天就走了。

娜 媽媽，你怎麼就讓他走的呢？

王 啊，你這位舅少奶。我怎麼會讓他走呢？這也是我們家的數，有這樣兒的兒子就有他的老子。你想這是什麼時候？亂世紛紛的，兒子說要出去，他老子就會讓他出去的，也不勸勸他。——我做娘的和他說了一夜，有什麼用呢，他還是走他的。——我說：這是什麼時候，家裏弄到這步田地了，倒住在人家裏逃難了，你還拋妻別子的出遠門？他哪肯聽我的話呢？……

娜 那末，妹妹怎麼肯放他走呢？

王 她到底還年青，還……：幸虧她現在担娘，要不然的話，我看她也很想出去——現在他們兩個約好了，說是等她生下了孩子，那一個還回來接她。——（對博）舅少爺，你說這不是孩子的想頭嗎？天下那裏還有生下了孩子不管就出門的事呢？

博 妹妹也有點兒怪脾氣，她雖然和我是一母所生，可就是兩不相像——我和妹妹可說是沒有一點相像的地方。

王 不是嗎？一個人成家立業的心思總是要的囉！

博 是呀！依我說：植弟也不應該出去，他才成了家，妹妹又快生下來了，不在家裏現做爸爸，倒出門去幹那些個事兒，真是不值得，媽媽你說我這話對不對？

王 對呀！——還是你舅少爺說句公道話，這些人倒都說他走得有理，你想：我連說句話的人都沒有了。

（姚與丁自飯廳出，姚拿了帽子，要出去的樣子。）

姚 （一面出來一面對丁）好吧，我們分頭去奔波一下吧。——（對博）文博，我有事要出去一下。你們在這兒吃了晚飯再走吧！

（丁與王招呼着。）

博 伯伯，你有事，你儘管請便！

王 (對丁) 丁先生,你給我們找屋子的,找得怎麼樣了?

丁 現在找屋子,真困難,我到處在找吶!

王 你就快點兒給我找吧,我住在人家裏真弄不來!

丁 好好,我一定找,我一定找!——走了舅大爺!

王 (問姚) 你吃飯回來不回來?

姚 沒有準,不要等我了!

(姚與丁同下。)

王 他爲了廠裏的事情忙得不得了,所以他連兒子的事情也不管了。——一世的勞碌命!給他批的八字就是一條勞碌命。

(稍停。)

博 今天我媽媽本來想自己來的,我怕她老人家難受,沒有讓她來……

王 這,怎麼能驚動她老人家自己來呢!

博 (敷衍地笑) 媽媽說:怕妹妹難受,要我們接她回去住幾天……

娜 是呀,我們一方面是送植弟弟,一方面是來接「她」的!

王 這又是做媽媽的想着女兒了。——本來呢,這忽兒家裏人手少……

博 (搶一句) 是呀,我也說人手少。



王 不過，舅少爺我們是至親，不瞞你說：現在住在人家家裏，什麼事都不方便，她要回去住些時候我  
說也好，等搬了家，我這兒再去人接她回來。她現在又有娠孕，也正好讓她歇息。

博 是的，我也這麼說！——她怎麼還不回來，去了不少時候了吧？（看看表）

娜（對博）你倒想得，人家分別了，不要多談幾句話嗎？

王 也該回來了！

（外面有汽車聲。）

娜 這說不定是妹妹回來了！

博 嘿！說着她就來了。

（張自外入。）

娜 妹妹，你回來了！我們等你半天了。

張 哥哥，嫂子——媽媽！

博 妹妹！

張 你們什麼時候來的？

娜 你看：我們是來送行的，等我們來，你們已經走了。——你怎麼，就回來了。

張 我怕田叔要用車子，所以就回來了！

王 植兒上了車沒有？

張 沒有吶，說是要晚上才有車。

博 車站上的情形怎麼樣？

張 很多人都在等車，亂得很，——飛機來了大家都逃。

王 沒有放炸彈吧？

張 沒有！

王 好吧，你歇息吧，你也累了。

張 (對王) 爸爸呢？

王 他這兩天忙着呢，出去了！

娜 (打趣地) 妹妹，你眼圈兒還紅着吶！

(張低頭不語)

娜 我們沒有送到植弟弟走，現在打算接你回去住些時候，——媽媽怕你難受呢！

王 (對張) 我說也好，等家裏搬定了屋子，我派人去接你回來。——反正也沒有幾天的事……

(張點點頭)

博 (看看表，對張) 我說：我們走吧！——你帶幾件衣服去就得了。

王 說哪兒的話，飯已經在弄了，當然是吃了飯再去囉。

娜 媽媽，我們不吃飯了。

博 我也說不吃飯了，這兩天怕太晚了要戒嚴，什麼也不方便！

王 不沒有這事兒，讓他們早點開飯好了，來了怎麼不吃飯就走呢！——你妹妹也累了，也讓她息一會！

張 我倒不累……（對博）哥哥，還是吃了飯再去吧，我得回爸爸一聲。

娜 （對博）你看妹妹現在是不同了……

王 真是——我來去看看飯弄得怎麼樣了。

（王走向門。）

張 （趕過去）媽媽，我去吧！

王 你們兄妹談談，我來去！

（王下。）

娜 （對博）妹妹是快要做媽媽的人了……文博，你看：才出門半年，我看她完全是兩個人了，跟在家裏的時候，完全不同了。

（張羞澀地低着頭。）

博 你怎麼總不生孩子呢？

娜 你想做爸爸嗎？——（對張）妹妹，我真不明白，你怎麼會放植弟弟走的呢？

張 怎麼啦？

娜 我看你們兩個那麼好，一刻兒都不離的，你怎麼捨得讓他離開你呢？

張 他有正經事兒出門，我怎麼能攔他呢？

娜 聽說你留都沒有留他，有沒有這句話？

張 當然，這是好事情，我應該鼓勵他，讓他出去。怎麼還留他呢？

娜 唷！（對博）文博，這話誰相信？——（對張）我問你，你怎麼眼圈兒還紅着呢？

（張白她一眼不答）

博 （搶入對娜）愛娜，我問你，我要出門的話，你哭不哭？

娜 等你出了門再說。——（對張）妹妹，你心裏難過不難過呢？

張 人是有……也沒有什麼難過，又不是從此不見面了。

娜 聽說……

（王上）

王 舅少爺飯好了，先吃起來吧，已經開在飯廳裏了——舅奶奶去，請到飯廳裏去，沒有什麼菜就

是了！

張 哥哥，嫂子吃飯吧！

博 來了就吃飯（往裏走）

娜 那末，妹妹來吧，我們也不用客氣了。

張 你們先去，我一會兒就來！

王（對張） 去吧，新少奶，吃了算了！

張 我等一會兒就來，媽媽！

（王帶博，娜同入飯廳。）

娜（在裏面） 來吧，妹妹！

張 欸！

（張拎出一只小皮箱，整理着東西。）

（楊自飯廳上。）

楊 新少奶，吃飯去吧！

張 你和他們說：我吃不下，不吃了！

楊 多少總得吃一點。

張 我真的一點都吃不下，楊媽！

（楊下。）

（外面有汽車聲。田自外歸。汽車聲又遠去。）

張 田叔！

田 噯！新少奶你回來了！什麼時候回來的？

張 我怕田叔要用車子就回來了。

田 你真是太細心了。——他們人吶？

張 媽媽和哥哥嫂子在飯廳裏吃飯。

田 你爸爸呢？

張 出去了還沒有回來！

田 你怎麼不去吃飯？

張 我吃不下。

田 (見他在整理箱子，走過去) 你這是幹什麼？

張 哥哥要接我回去住幾天。

田 (貪婪地看着她) 這又何必呢，住在田叔家裏不很好嗎？

張 我媽媽要我回去住幾天。

田 已經決定了？

張 (點頭) 嚙！

(田在她的背後想去擁抱她，因張回頭取東西急將手抽回。)

田 姚植現在走了，你有什麼事情儘管和田叔講好了，田叔沒有不給你辦的。

張 (冷冷的) 謝謝田叔。

田 我說新少奶，這些年青的人是沒有良心的，姚植這孩子怎麼把你扔下了就走了呢！

（張把箱子關好攔過一邊，往飯廳走。）

（田將張一把拉住。）

張 田叔！

田 田叔雖然大了幾歲，人倒是個有良心的人吶。

張 （爭紮着）你放手！

（黃撞入。）

（田吃一驚放手。）

（張進飯廳。）

黃 （嘻皮笑臉地）這是怎麼一回的事兒？

田 你不能再遲五分鐘回來嗎？

黃 我那什麼，我怎麼知道你有把戲呢！——這妞兒人倒不錯，你又看上了？

田 這，跟做買賣一樣的，不能放棄任何機會。

黃 不過，你那什麼，你胆子也太大了！

田 這有什麼呢！十個女人九個肯。你瞧着吧，這一塊肉，總逃不了我的嘴。——你錢送去了沒有？

黃 送去了。這不就是從她那兒來嗎？

田 那位孫二娘有沒有發脾氣

黃 反正那什麼，氣色不大好看。她要你去！

田 (得意地笑着) 女人這玩意兒真有意思。

黃 噯，我倒要問你姚植的那舅子，他帶的那姪兒是什麼玩意兒？

田 怎麼啦？是他太太！

黃 是他太太別扯了，那是個舞女呀，從前在辣斐的。——我跟她跳過！

田 我知道。

黃 現在是他太太，他們是那什麼，是正式結婚的？

田 嚙！

黃 這小仔該倒楣了！

田 該倒楣？他已經倒上了，我給你說！好幾萬去掉了。

黃 好幾萬？太那什麼了！

(李上)

李 (對田) 我不是聽說你出去了嗎？

田 回來了，小珠呢？

李 在樓上和她嬌娘鬧着吶。——(對黃) 你沒有出去？



黃 我那什麼，我也出去過了！

李 （看見一札罐頭食物，走去看看）這是什麼？

田 想起來總是姚植的舅爺送的禮吧！

李 我是聽說他們舅爺來了，所以那麼早就吃飯了。——我去看看，他們吃些什麼菜！

（李進飯廳。）

黃 這回姚家的事兒，你也得讓我染一點才好吶！

田 你有什麼功勞？

黃 我不是送錢給孫二娘了嗎？

田 （笑）那末，我說你還是把姚明德的股票買下來，這倒是便宜的。

黃 什麼價錢？

田 他現在急於要現款，還不是殺殺他！

（外面汽車聲。）

（姚自外歸，手裏拿着一張夜報。）

田 （迎上去）德哥你回來了。報告你一個好消息！

姚 嚶，怎麼樣？怎麼樣？

（黃從姚的手裏將夜報拿過來看着。）

田 那個外國人我已經和他見過面了，他說這事情可以辦的。——據朱家標說：這類的的事情已經有好幾起了，都掛的洋商的牌子。（姚注意地聽着，一面口裏應着）——所以我說你就是發動得太遲一點……

姚 是呀，我真是鬧暈了。

田 現在的問題就是：怎麼樣的趕快把那張契約簽定，然後你派人到虹口去掛一面旗在屋頂上，這是頂重要的。

姚 那外國人是那一國的呢？

田 是個德國人吧！現在的問題重要的是談條件。

姚 那末，能不能在契約沒有簽訂以前先去掛一面旗呢？

田 那恐怕不行吧，外國人做事情，他就是先要談條件。

姚 你要知道樂業這兩天消息非常緊，今天晚報上的話我看有點不對勁，我很着急。——（對黃）元深，丁福懋來過沒有？

黃 沒有吧！我也是剛回來的。

姚 （走向飯廳門對田）我叫福懋去打聽消息的，不知怎麼還沒有來。——（推開飯廳門對裏面看看）

（裏面許多人的聲音。說着伯伯回來了吃飯吧，我們先吃了，快來吃飯吧，吃一點再說吧等等，唯娜的嗓子似較別人的為高。）

(田從黃的手裏將報拿過來看。)

姚 (對着裏面一點頭) 你們吃吧, 你們吃吧, 我不想吃。——丁福懋有沒有來過?

(裏面說着沒有!)

(姚將門關上。)

姚 真是糟糕!

(姚走去打電話, 剛拿起電話來, 撥號碼, 丁匆匆忙忙地從外面上。)

姚 (將電話放下) 呵, 你來了。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消息?

丁 消息很壞……

姚 怎麼啦? 怎麼啦?

丁 剛才有一個工人從虹口出來, 說是我們的廠房全部炸毀了!

姚 (大驚) 呀? 這是真的嗎?

丁 他說是親眼看見的!

姚 (椅子上倒下) 完了, 完了, 我畢生的心血完了!

第  
二  
幕



人物

張文儀——

姚王氏——

沈蕙明——廿一歲（以下簡稱沈）

田樂棠——

愛娜——

奶媽——三十來歲（以下簡稱奶）

陸聲——

楊媽——

景——二上二下石庫門式樓下的客堂，一門通廂房，一門通後門，前面是一排長窗通前門，不過普通終是打後門進出，極少走前門的。裏面的佈置甚古老，並不整齊。正中掛着一張姚的像片，一對白臘燭，供着一些花果。

時間——一九三八年七月初午飯後。

（附註：偶而有飛機聲象徵着這是戰爭的年代。）

開幕時廂房裏有嬰孩的哭聲傳出。王坐着一面摺紙鏡一面與丁在談話的樣子。

王（聽見孩子哭得很兇，走到廂房門口對着裏面）這孩子哭得這個樣子，就沒有人管嗎？——奶媽呢？

——（走回來坐下。對丁）一家人家氣數盡了，就什麼都不像樣了。——你想丁先生（指指廂房）自己生的孩子，我看她就不在心上。

（裏面有人拍着孩子的聲音，孩子不哭了！）

丁 她還年青，到底還不懂什麼。

王（小聲地）這是好聽的話，我看這女人的命是硬的。自從她進了門，你看：家敗人亡的弄成個什麼樣子？你們經理還不是活活的讓她剋死了，她連自己男人走她都不在心上，叫她剋走了你說硬不硬？——經理臨死的時候，一句話都沒有，連送終的人都沒有一個（擦着眼淚）她吶（指廂房）在醫院裏生產，你想我連一個幫手都沒有（祖開雙手）就這一雙手，又要顧死的，又要顧生的，要是沒有你丁先生幫着我一點兒，我不知道該怎麼樣了……

丁 我這算什麼？我總算是經理的人囉！

王 幸虧田叔還算有他一分心意的，可是他也實在忙不過來。——親戚朋友都是假的，我們家從前多少人來來往往，你看現在還有幾個人上門兒的？

丁（陪笑）嘿！嘿！現在的人都是勢利的。

王 還不那麼說！——（嘆氣）唉！這以後的日子不知道該怎麼過呢？——死的死，出門的出門，丁先生，

我前生不知道造了什麼孽，今生罰得我這麼苦。（又擦眼淚）

丁 慢慢的來。將來大少爺回來，孫子慢慢的大起來，我說太太的後福還無窮的吶！

王 啊吓！丁先生，我兒子的飯都還沒有吃着，還想吃孫子的嗎？孫子本來是個名目吧了！——植兒又

好久沒有消息……

丁 是的，你和我說了！

王 （嘆氣）唉！家裏弄成這個樣子，日子是一天一天的難熬了。——你想：丁先生，坐吃山會空，就現在這樣一分兒人家，一個月沒有百多兩百塊錢就休想過得去，——經理死下來手裏已經是空的了，——這，你是知道的！——眼前的日子已經是在那兒湊和着過的了……

（楊氣虎虎的上）

楊 太太！真是氣人，你看……

王 怎麼啦？什麼事，楊媽？

楊 他們樓上二房東的娘姨倒說是少了煤球，從早上就啼咕起一直到現在也沒有一個完。——你

少了煤球了？你究竟少了沒少我也不知道，你老在我的面前啼咕，啼咕什麼吶？——上上下下

起祇有兩家人家，你們家少了煤球還不是我拿了！我在姚家十幾年了，也沒少過東西。我今天倒

來偷你幾個煤球？我是偷着拿出去賣呢？還是幫着東家偷呢？我就是人窮一點我的骨頭倒還沒

有窮呢！太太你想想，你說氣人不氣人……



王 算了吧楊媽，她也不一定在怪你囉！

楊 廚房裏除了我還有誰？

王 她說不定在說我們的奶媽。

楊 怎麼會呢，奶媽又不大到廚房裏去，況且她又老當着我的面啼咕。

王 楊媽，你才不知道呢！我們現在是房客，人家是房東，有什麼法子呢？你就忍着點兒吧，祇要自己沒

拿人家的管她說什麼來着。

楊 她不說給我聽，我不管，她說給我聽，我受不了！

丁 楊媽，說這話的是誰？

楊 是他們的娘姨——那個死貨！

丁 我說不是他們東家說的末，就算了，別理她！

楊 丁先生，你想我在姚家十幾年了，你是知道的，我沒有受過東家的氣，今天倒來受她的氣……

丁 算了，算了楊媽，別理她的冊兒就完了。

王 算了，算了楊媽，我們現在是不比從前了——祇要我不怪你不就完了嗎？

楊 (啼咕着走向門) 天下有這種人的，真是太氣人了……

(楊下)

王 你看吧，丁先生！這過的是什麼日子——(稍停)正經氣還受不完呢，還加上這些閒氣——(小

了！其實，楊媽倒真的不會毛手毛脚的拿人家東西的。倒是我們的奶媽我看她年紀青青怕有點兒靠不住，上會我們自己家裏也缺了東西。不過我這人你是知道的，什麼事兒能過去就過去了！

丁 是的，這我還不知道嗎？——不過這煤球的事兒是楊媽一時拿錯的也講不定！

王 我看不會的，楊媽倒是挺清楚的。

(一段沉默。)

王 我剛才和你說到那兒啦？——(想想)噢！是說眼前的日子吧，不瞞你說已經是很難的了，也沒有一個真能管點事兒的人，東奔西跑的都是我一個人在那兒張羅。田叔那兒賅他的賬也還沒有清，怕的再要問他去開口。——所以我要你來，就爲的這事情想和你商議商議。我想搬得鄉下去住總比上海省一些，你看怎麼樣？

丁 我說不好。爲什麼呢？一則，現在鄉下不安靜，鄉下也不過省一點房錢，別的也省不了多少；二則之間，將來大少爺回來還是要在上海幹事兒，這又何必呢？搬來搬去的！

王 (想了一想) 你這話也對。——那末，我想這樣：等經理過了百日，你陪我到鄉下去一次，我去料理料理，把田產賣掉一點。——你想，現在還有什麼法子呢？——我想着只有你，你又是我們的同鄉，那兒的熟人也多一點，還是你幫着我一點吧！

丁 (興奮地) 這沒有問題，這一點忙我還能不幫嗎？我反正現在上海也沒有一定的事情，我也趁這

機會回鄉去看看。

王 還是你，丁先生，我現在手裏是沒有人的了……

（廂房裏孩子又哭起來。）

王 怎麼啦，孩子又哭了！

（王正想站起來去看看，張自廂房出。）

張 （站在門口） 媽媽！

王 怎麼啦？孩子又怎麼啦？

張 （臉上有難色） 媽媽你來一下吧！

丁 太太我走了。

王 你怎麼就走了呢，忙什麼嘞？

丁 我是要走了，我還有點事吶。

張 （對丁） 我們沒有什麼事，丁先生！

丁 不！我不是要走了，新少奶！——我走了，我走了！

王 （對張） 你去看着孩子吧，哭得那樣兒！

（丁下。）

王 （趕上去對着裏面） 丁先生你沒事常常的來談談。

丁 (在裏面) 來的來的!

(張抱着孩子上。)

王 什麼事,新少奶?

張 奶媽她說她要走了。

王 爲什麼她要走了?

張 她說她不願意做了,孩子的奶她也不肯喂。

王 這,怎麼得了,她人呢?

張 (用嘴指着廂房) 她在那兒哭着吶!

王 這成了什麼話了,她還哭着,她受了誰的委屈了,我倒要去問問她。(朝廂房走) 這分明是賣巧末!

(奶含淚自廂房出。)

奶 太太,你把工錢給我算一算,我要回去了。

王 這是什麼意思呀,你無緣無故的哭呀鬧呀,我看我們家是不成的了。

奶 我沒有鬧,也不是我不做是你不要我做了。

王 怎麼呢?這話是哪兒來的呢?——就爲的我們家孩子吃你的奶,我總是把你當自己人看待,怕你

奶水不足有好的總是先讓你吃。——現在孩子已經認人了,沒有你是不成的了,你倒要走了,這

不是分明的在和我搗亂嗎?……

奶 我不……我沒怨你虧待我了，就是那種背後的話我受不了。——我就是窮着一點兒，自己的孩子不喂，喂人家的。（王想插進來）那天丟了東西就疑心是我拿的，我做了一世的人倒沒讓人家疑我做賊的，（傷心）現在倒讓人家疑我做賊了……

王 誰說你了？誰疑心你了？——我們家這一年來家敗人亡的楣也倒夠了，大的都丟完了我還在乎丟這麼點東西嗎？就是再丟着點兒，也只有自認晦氣，也不會冤到你頭上。——這是你自己在那兒生疑心，誰疑心你了？

奶 我也是打了仗才吃人家的飯，不打仗我也不至吃人家的飯。——那天丟了東西你口口聲聲說楊媽是不會拿的，一起只有兩個人，楊媽不拿還會有誰呢？——今天樓上少了煤球你又疑心是我拿的……

王 這你真是冤人了，樓上少了煤球的事，我也是楊媽才和說了，我才知道，我怎麼就冤你呢？——你要這樣兒生疑心，那以後的日子長着呢，這怎過下去呢？

奶 所以我要回去了！

王 你就做做好吧，現在沒有你是成不成了。——當初你來的時候也沒有說什麼，以後我答應你等孩子斷了奶送你一只戒子，再送你一套衣服，你自己想想這還要怎麼樣的待你呢？

奶 這也是你自己答應我的，我也沒有問你要。——我就是背後的話聽不了，又說我不給孩子換尿片子，又說我帶孩子帶得不好，孩子哭一聲兩聲的總是有的，孩子吃了我的奶還不是跟我自己

的孩子一樣，我疼着他還怕不成啊……

王 那末好，你就算是疼着孩子，你就別要走要走的吧。

張 奶媽你就別走了吧，媽媽已經這樣的留你了！

奶 新少奶你是念書的人頂明白道理了，我並不是想走……

（楊上。）

楊 新少奶，有人找你。

張 誰？

楊 一位姓沈的。

張 男的是女的？

楊 女的。——就是前些時候來過的那一位。

（張不知道從地對王看看。）

王 孩子讓我去放吧。（從張手裏接過孩子去，往廂房裏走）進去吧，奶媽！別供在這兒讓人家看着不像

話了。

張 （對楊）你去請她進來吧！

（王帶奶媽進廂房。）

（楊下。）

張（很高興）她好久沒有來了！

（沈上。）

張（親熱地）蕙明！

沈新少奶！

張怎麼啦，你？

沈噢，文儀，文儀還是文儀！

張你怎麼居然還想到天下有我這麼一個人存在着？（倒一杯茶給沈）

沈爲什麼想不到？前些時候是學校裏忙着考試我沒空來，現在考完了還不來瞧瞧你？

張唉！想當初我們倆天天在一起上學玩兒，多快樂呀！

沈從前的事還談他呢？——你婆婆呢？

張她剛進去放孩子去了。

沈孩子大一點了……

（奶自廂房出，手裏拿一東尿布經另一門下。）

張奶媽！你到哪兒去？

奶我去洗東西。

（沈注意地看着奶媽。）

沈 你們奶媽爲什麼哭了？

張 她想走——等一會兒和你談。（嘴指指廂房）

沈 （會意地點點頭） 你近來身體怎麼樣？

張 身體倒還好。——你好像瘦了一點。

沈 是呀，我也覺着自己瘦了。

張 一定是太用功了。——閒下來什麼地方玩？

沈 就是看看電影，有什麼地方玩的呢。自從上海成了孤島，就好像沒有地方玩兒似的，哪兒都不去。

張 我是現在連看電影的分兒都沒有了。

沈 這不怪別人怪你自己。

張 怎麼啦？

沈 誰讓你嫁人的！

張 怎麼啦，你？

沈 噢！我倒忘記問你了：你的「他」有沒有信來？

張 什麼「他」不「他」的。

沈 有沒有信來？

張 兩個月沒有信了，他在漢口的時候來了一封信說是要到北邊去，也沒有說到什麼地方去。一直



到現在沒有信來，不知道到底怎麼樣了。

沈（帶點諷刺的意味）那你急死了？

張 你說怎麼？

沈 喔，我說的是你婆婆，你婆婆一定急死了！

張 你這人還是那種帶刺的樣子。

沈 噢，你讓我刺痛了你的心了！

張 別老開玩笑，我們談談正經的。

沈（歉意地）那末，你們家搬了屋子，這新的地址他知道了沒有呢？

張 我早就寫信去告訴他了，不過那封信也許他沒有收到……

沈 那，他還是不知道你搬了家了。

張 不過，這是沒有關係的，最初他的信都是寄到田家的，——我不願意他寄到田家，以後的信都是哥哥那兒轉的。——他不知道我的搬家，他還是可以寫到哥哥那兒轉哪！——可是兩個月了一

封信都沒有。

沈 也許是遺失了。

張 總不會每一封信都遺失的。

沈 也許他東奔西跑的太忙了。

張 兩個月裏面寫一封信的功夫都沒有。

沈 也許他到的都是小地方沒有法兒寄信。

張 怎麼會呢，小地方的人就不寄信嗎？

沈 也許……這話我不好說！

張 也許他死了？

沈 (抱歉)不！我不是這意思，文儀！——我是說也許他另外有了人了？

張 不會的，決不會的！

沈 你能相信他決不會？

張 不會的，怎麼也不會的！你不知道，蕙明，姚植不是普通的人，他是一個有作爲的青年，他是有良心的，他不會見了女人就要的。——除非他死了。

沈 死一個人那麼簡單？

張 戰爭中間死個把人有什麼。

——不過，他真要死了的話，他的朋友總會來通知我。

沈 對呀！——(稍停)我相信他死是不會死的，就是靠不住變了心。

張 這不會的，蕙明這，怎麼也不會的。——我想他怎麼也不會的！

沈 他不是說：等你生下了孩子來接你嗎？

張 可是，他以後要我自己去，他連爸爸的喪事都沒有趕回來！

沈 他要你怎麼去呢？

張 去，倒可以去，先走香港以後轉廣州，可是我一個人也有點兒怕，再說媽媽也不答應——現在是去也沒有用了，到哪兒去找他呢？

沈 我看你暫時還是不要去吧，你內地又沒有熟人，到那時候舉目無親的怎麼辦？——路上也危險，你又從來沒有出過門的，還是慢慢兒再說吧！

張 我也……

（楊上，直奔廂房。）

張 （對楊） 什麼事，楊媽？

楊 隔壁胡家要太太去打牌。

（楊進廂房。）

沈 你婆婆還是常常打牌嗎？

張 有人來找她，她總是去的。

沈 她現在……

（王帶楊自廂房出。）

王 （一路出來對楊） 楊媽，你等一下，閉了把那些紙錠摺好了算了！

楊 嘍！

(楊自下)

王 (對沈) 沈家小姐來了!

沈 媽媽!

王 你怎麼不常來和我們新少奶說說話，她也怪冷清的。

沈 我前些時候忙著些就沒有大來，以後放暑假了，就可以常來了。

王 真是，你常常來玩兒。——我出去有點事，你們聊着吧。

沈 媽媽，你有事兒你儘管去好了，我又不是什麼客人。

王 好吧，你們談吧。——(對張) 新少奶! 要有事兒就讓楊媽來找我好了。

張 好的，媽媽!

(王下。)

沈 她現在對你怎麼樣?

張 (對王出去的門張一眼) 生了孩子以後好一點了。——其實她當面倒沒有說過我什麼，就是背後。

——她總喜歡背後說人家，剛才奶媽哭了一場說要走了，也是爲的她在背後說話讓她聽見了。

沈 她說奶媽什麼?

張 她說奶媽偷東西，我看這奶媽人是很老實的，不一定會偷人家東西，那一次丟了一件毛衣說不  
定是搬家的時候丟的，她總疑心是奶媽偷的……

沈 我看這奶媽也很老實。

張 是呀，就爲了這奶媽我也常常做難人，媽媽總說我幫奶媽——當初我的意思是想自己喂奶的，可是田叔——就是那個出家的田樂棠他非要我僱奶媽不可，他和媽媽說僱奶媽的錢由他出，好了，媽媽就答應了……

沈 這叔叔怎麼那麼好？

張 (半晌) 爸爸死了以後他幫了不少忙，現在媽媽把他當做唯一的恩人，可是我並不感激他！怎麼啦？

張 別談這個吧！——蕙明！我問你：你學校裏畢業以後打算怎麼樣？

沈 現在很難說。

張 你想不到內地去？

沈 怎麼？你想和我一起到內地去？那，你等不及的，我畢業還有一年半吶！

張 我才不和你一起到內地去呢！

沈 我也不一定到內地去，我家裏不見得肯放我走——說不定就在上海找個事兒做做——(打趣地)內地也沒有人在等我。

(張瞟她一眼。一段沉默。)

張 (感慨地) 想着從前做人真快活！

沈 現在不快活？

張 不能比！

沈 將來就快活了。——丈夫回來，兒子慢慢的大起來，又可以做賢妻，又可以做良母，又可以……  
 （娜神色可怕地從外入，既不招呼，又不搭言，蓬頭散髮地直奔進來，一屁股坐下。）

（張和沈相顧愕然。）

張 嫂子，怎麼啦？

娜 嫂子！我要跟他離婚了，還喊我嫂子！

張 怎麼啦，生那麼大氣？

娜 媽媽呢？

張 媽媽出去了！

娜 妹妹！你想有這種男人嗎？兩個月了沒有給我一個銅板，我算是他的什麼人？就是一個娘姨末，他也要給她五塊錢一個月，我到底是他的老婆，我和他結過婚，拜過天地……

張 哥哥手裏恐怕也難吧！

娜 他抽大烟的錢有，這倒不要去說他；他賭跑狗賭回力球的錢有，也不要說他……

沈 （對張）文儀，我去了！（逃也似的往外走）

張 （對沈）你怎麼……

娜 (對沈) 沈小姐，你怎麼走了？

(沈不答，下。)

娜 喔，他去玩兒跳舞場的錢有，這也不要說他；他索興現在和月宮的玉妹妹搭上了。——上一個

禮拜，把我的一副金鑰子騙去當了，這也不要說他；前天把我的一只鑽戒偷去賣了，你偷了去

有正經事我倒也不在乎，他拿了我的錢去和那個死不要臉的醜貨開房間，我哪那麼瘟哪？我化

錢讓他們去樂？——要是王妹妹那個醜貨真長得漂亮，倒也氣得過了。——不是我吹牛的話，趕

我一個腳趾頭還趕不上咱……

娜 張 嫂子，你……

娜 妹妹，你想：天下有沒有這種男人？——昨天晚上我問他要鑽戒，你知道他怎麼說？他說：他現在窮

了，沒有辦法了，要我去做舞女來養他。——你說這是什麼話？要我去做舞女來養他？我爲什麼要

嫁人？我要嫁人就是要人養我，我會養人我還嫁人？就是要養也不養他這種人！這倒也不要說

他！——昨天晚上他又出去，我不讓他出去，他就把我一推，推在床上，好！我就讓他出去。——妹

妹，你說我這人還要怎麼樣呢？——他出去幹什麼？還不是和那個醜貨子開房間！可是，這一下讓

我抓住了。——好！我跟那個醜貨子憑理，他倒還幫那個醜貨，他們兩個人把我壓在地下，打我

個人。——妹妹，你看：這樣的男人我還能和過下去嗎？——我非跟他離婚不可；我要告他，和他

打官司，要他賠償我的損失，要他十萬塊錢的贍養費……

張 嫂子，我說哥哥是一時糊塗，你就原諒着他點兒吧！

娜 原諒？我才不原諒這死王八吶，我倒要他來原諒原諒我呢！

張 夫妻吵架總是有有的。嫂子，你何必生這麼大氣呢？——你就看在媽媽的分上也原諒着他點兒吧！

娜 我要不看在媽媽的分上，我早就和他拚命了。——我受他的氣，不是一次了：一次兩次三次的我

多忍着，這一次是實在忍不住了，我非跟他幹一下不可！——我打算請律師去告他。

張 你們吵架又不是頭一次，吵的時候吵，好的時候好，吵過鬧過末就算了，何必當真呢？

娜 (極生氣地往外走) 我非要告他不可，我要他知道我的厲害，我要去請律師，我馬上就去請律師

……

(娜下)

張 (跟在她背後) 嫂子，嫂子，你到哪兒去呀，嫂子？——你怎麼走了？——(站在門口高聲) 嫂子，嫂子！

——(看了一會，低下頭去，嘆口氣) 唉！我怎麼辦呢？

(田上嘻嘻着嘴站在門口。張慢慢的抬起頭來見田)

張 (吃一驚) 田——叔！

田 新少奶！

(一段沉默)

田 愛娜來幹麼？



張 (冷冷的) 沒有什麼!

田 我看她氣色很壞!

張 請坐, 田叔!

(田坐下。)

(楊進來倒一杯茶給田。)

楊 請用茶, 田家老爺! ——你有幾天沒上我們家來了。

田 (對楊) 太太呢?

楊 太太在隔壁打牌呢!

田 去了多少時候了?

楊 才去一會兒。

張 楊媽! 你去請太太回來。說田家老爺來瞧她了, 等她啲!

楊 噯! (應着往外走)

田 (急忙止之) 楊媽, 楊媽! 不要去請她, 不要去請她, 我又沒有什麼事情, 我馬上要走的。何必去打擾

她呢? ——不要去, 不要去!

張 剛才媽媽招呼的, 要有事就去要她回來!

田 (對楊揮手) 楊媽, 你去你的, 你去你的, 我沒有事, 你去吧!

楊 噢！(拖長音)

(楊下)

田 你媽媽說的是有事才去請她，我沒有事當然就不必請她！——新少奶，你說對不對？

張 田叔這兩天很忙吧？

田 沒有什麼，沒有什麼。——新少奶，我看你好像瘦了一點！

張 我很好！

田 我怕你想出病來就不好了！(笑)——新少奶，田叔有什麼不好的，你儘管說好了，你爲什麼總是對我冷冷的，我一到你的面前就着涼了！

張 田叔！你今天來有沒有事兒？

田 我今天來——可以說有事兒，也可以說沒事兒；要說有事兒吧，我來看看你這也是事兒；要說沒事兒吧……

張 要是就這一點事兒的話，我不陪你了。(打算往廂房裏走)

田 嚶！新少奶，新少奶！(正經地) 你別走，我真有事特地來找你。

張 田叔要是真有事兒的話，就請快說！

田 這事兒對你是很重要的，我相信：假如你今天知道我來是爲的什麼事兒？我想，請你進去。(指廂房) 你就不肯進去了！

張 到底有沒有事兒？

田 你不要走呀，你來坐下！——事兒末總得慢慢講出來，天下總不會有一句話說得完的事吧？

張 (坐下) 那末，請你說吧！

田 (喝着茶) 當然，當然。我要是不準備說的話，我就不準備來了。你說，新少奶？

張 說吧！

田 你何必這樣着急呢！什麼事情都是欲速則不達，這道理你必須明白，要不然的話，你就要吃虧！  
(張站起來就走)

田 (快說) 姚植有封信寄在我家裏，我特地給你送來！

張 (急轉身走回來) 你說什麼？

田 你看，你的心還沒有死。——聽說姚植有信來你就那麼興奮？——所以我說：女人真有癡情的，可是癡情化在沒良心的人的身上就不免不值得了。

張 田叔，到底是真的，是假的？

田 真的怎麼樣？假的又怎麼樣？

張 真的就請你拿出來！

田 假的呢？

張 (想了想) 你到底是真的是假的？

田 (假作莊嚴地) 新少奶,我給你說:由於你年青的關係,這個世界上有許多事情你還不明白。年青的女孩子往往有一個很美麗的夢,她希望她有一個和她年齡相仿,長短適當,外形很英俊的男子做她的愛人,於是她把她的全部感情都去交給這個男子。殊不知年青的男子往往是徒有其表,哪一個年青的男子是有良心的,在這個世界上就變成奇蹟!結果所謂美麗的夢,縱使它美麗到萬分,夢究竟還是一個夢,夢究竟是不能實現的!

張 年青有良心的男子是奇蹟?奇蹟到底是可能發生的事情!

田 可是,新少奶!你的奇蹟是遠走高飛已經一年了,到如今南地北,音信全無。你還在那兒默默的凝望着!——你以為天下真有平貴回簪,十八年以後丈夫回來的事兒?可是,戲究竟是戲,戲究竟不會是真的!

張 那末,你說他有信寄到你家裏完全是騙人的,你好意思嗎?你枉為還是個長輩你還來騙人!  
(張憤憤地往裏走。田趕過去將她攔住,不讓她進廂房去。)

田 (傾心吐胆似地) 文儀,我是真心愛你,你不知道不知道!——這一年來我哪一天都在想你,你應該了解我的苦心……

(張背對着他低下頭。)

田 我這人活了一世,從來沒有嘗到過真正的愛情,也沒有使用過真正的愛情。——文儀,你應該知道,我過的是人生最枯燥的生活我……

(突然有人敲前門，銅鑼碰擊的聲音，鏗鏘地十分響亮。)

(田吃一驚。)

張 噢？這是什麼人會走前門來的？——(去開前門) 誰？——誰呀？  
外面的聲音 我！——這裏是不是姚家？

(有開門的聲音。)

(張與陸全上。陸的模樣十分狼狽。)

張 你怎麼回來的？陸聲。

田 吶！想不到，你不是和姚植一起的那位陸先生嗎？

陸 (對田笑了笑，對張) 逃回來的，逃回來的！田先生也在這裏我剛從你家裏來！

張 請坐，請坐！——你一個人回來的！

陸 還有一個人，——兩個人。

張 還有一個誰？

陸 你不認識的，也是我們團體裏的。

張 你沒有和姚植在一起？

陸 在一起！

張 他吶？

陸 讓我休息一下再和你談。

(一段沉默。)

田 (對陸) 陸先生是從什麼地方來?

陸 徐州!

田 徐州徐州前兩個月不是失守了嗎?

陸 嚙!——(對張) 文儀,我要報告你一個不好的消息。

張 (緊張地) 什麼消息?

陸 我們十幾個人從漢口出發到徐州去,以後徐州被包圍了,我們的人也就失散了,我和一個朋友化裝了難民想往上海逃,經過種種的困難逃到舊州的附近,在一條路上發現姚植的屍首,姚植大概是犧牲了!

張 什麼?

陸 姚植大概是犧牲了!

(張哇的一聲伏下痛哭。)

(裏面屋子裏孩子被驚醒也大哭起來。)



第三幕





人物

張文儀——

姚王氏——

黃元深——

沈蕙明——

愛娜——

張文博——

房東梁太太——（以下簡稱梁）

景——單幢石庫門的客堂，然而客堂已成臥房，包括廚房裏面有兩只床，一切傢俱雜物都很零亂，顯得很不豐裕。

時間——一九四〇年四月早晨。

開幕時張半個身子橫在床上拍着睡着的孩子。沈在旁邊看着她。洋風爐裏煮着飯。

張

（對孩子）小植，小植，你餓不餓？媽媽在這兒吶，小植！——（對沈）這孩子不知道到底是什麼病也  
不餓，也不說話，老睡覺！

沈 你總得給他找醫生看看。

張 (坐起) 是呀！媽媽出去想辦法去了。

沈 我看着你真難受，可是我也沒有辦法幫助你。

張 你自己也難得很，這時勢不難的人也少了！

(梁入)

梁 (二路喊進來) 姚家太太在不在？姚家太太在不在？

張 是梁太太嗎？請進來坐，媽媽出去了。

梁 怎麼一早就出去了？

張 坐吧，梁太太！

梁 不坐，不坐。你孩子好一點了嗎？

張 謝謝您，好一點了。——噢！那個房錢……媽媽出去想辦法去了，等她回來一定可以給你的，梁太太。

梁 照期頭說呢，姚家嫂子，已經過了兩天了，不過你們也是老房客了，大家都是客客氣氣的，我也不

好說什麼。——現在也實在難，你想姚家嫂子！要是我還過得去的話，我們這一點房子會租出去

三家人家嗎？現在也全靠一點房錢貼補貼補。——昨天巡捕捐已經來收過了，那天水龍頭壞了

也是二房東的事情，所以做二房東也實在難。

張 等媽媽回來我給你送上去好不好？今天是一定要給你的。

梁 只要今天能夠給我就好了，最要緊的是巡捕捐，你們的這一注錢就是付巡捕捐的——好吧，我去了你怎麼不上來玩？

張 要的要的，又勞你自己下來。

梁 沒有什麼，沒有什麼。我本來就要來看你們孩子的病——我說你買一包午時茶給他喝了發散發散就好了。——再見吧，姚家嫂子！

張 你來玩，梁太太。

梁 好的，好的。

（梁下。）

沈 要房錢的？

張 無！

沈 你婆婆到哪兒去想辦法去了？

張 就爲了這事情，媽媽今天是我生了氣出去的。

沈 怎麼啦？

張 家裏錢是沒有了；鄉下的田地房產也快賣完了；三口人天天要吃下去，一點收入都沒有；房東要房錢，孩子病了也沒找大夫瞧瞧；今天早上媽媽要我到出家去借一點錢回來，可是我就不願意。

到田家去。——我和媽媽說：你要我到哪兒去我都願意，就是不願意到田家去。她很不痛快，她以爲我不想管事，以爲我不愛自己的孩子。——蕙明！這兩年來沒有學到旁的，就學到了「做人難」三個字！

沈 你爲什麼不願意到田家去呢？

張 說來話長，不說了！

沈 （打趣地）不說不更短了嗎？

張 我從來沒有和別人說過這事兒，你是我的好朋友，今天就和你說說吧。——打那一年姚植出門的那天起，那個姓田他就對我不懷好意……

沈 吓？

張 現在已經三年了，他的那條心還沒有死……

沈 他的心倒可說是很堅了！

張 你怎麼還是那種脾氣？還是老愛開玩笑。

沈 那末，你不打算再嫁了？

張 在姚植的生死還沒有明白以前，我是決不再嫁的！

沈 怎麼姚植的生死還沒有明白？——那一次一個姓陸的來不是說他已經死了嗎？

張 他說大概死了，可不一定就死了。——他說他在路上看見一個屍首，很像姚植。可是在黃昏時候

看見一個屍首很像姚植，也許就不是姚植，爲什麼一定就是姚植呢？——不曉得什麼道理，我總覺得他沒有死，他還活着！

沈 要是他真沒有死的話，爲什麼兩三年了沒有一封信給你呢？

張 我們一再的搬家，我自己的娘家也不在上海了，他有信也無處可投，投了我也收不到！

沈 那末你還等什麼呢？

張 等戰爭結束……不！那個姓陸的陸聲，他還經常和我通信，我要他給我打聽一個確實的消息，是生是死給我證明一下。

沈 證明以後你打算怎麼樣呢？

張 證明他還活着，我就等他；證明他已經死了，我就自殺！

沈 那，你又何必呢？我不相信姚植這人這麼可愛！

張 你不知道我們的情形的，蕙明！

沈 怎麼情形？

張 你不知道的！

沈 無非是你們很恩愛，如此而已！

張 不那麼簡單。蕙明！多少次我告訴你姚植不是一個普通人，他是一個有作爲的青年，我相信他將來一定有前途的！

沈 假如現在有人證明姚植沒有死，可是他另外有了愛人，或者結了婚，你怎麼樣呢？

張 不會的！

沈 又是不會的！——我看你真是太癡了！——假如，你現在嫁人，你婆婆怎麼樣呢？

張 她無所爲，孩子的奶也斷了，我不在她倒可以省一個人吃的。

沈 她不想她兒子嗎？

張 她總以爲姚植已經死了，現在日子久了，她也沒有什麼了，反正她現在有孫子！

沈 我說你該打主意的也該打打了！

張 你的意思要我嫁人？

沈 真有好的人也未始不可嫁！

張 你從前勸我不要嫁人，現在你自己嫁了人，又勸我也嫁人。

沈 那倒不！我還是主張不嫁人。不過，你守着沒意思，你婆婆對你又不好，這種生活你遲早要嫁，還不  
如早一點嫁了倒好。

張 嫁給那個姓田的做姨太太？

沈 不！我當然不是說你嫁給姓田的囉！

張 (嘆氣) 唉！我相信姚植沒有死，他遲早是會回來的，他一定要回來的。我要堅持，我要等他回來！

沈 可是你要吃飽了肚子才能堅持，才能等哪！

張 所以，我在想！我想謀點兒事情做做，渡過這個難關……蕙明！你能不能幫我找個事情呢？我現在反正孩子也大了。

沈 做什麼呢？——當小學教員？

張 也好！

沈 可是能有幾個錢！

張 比沒有總好些！

沈 你要當小學教員我倒是可以替你去問問。

張 好！你給我問問吧，蕙明！

沈 你婆婆會不會反對呢？

張 我想她不會反對的，就比如我……

（博上。幽靈似的鬼鬼祟祟地走進來，蓬頭垢面，衣衫襤褸，面無人色，一望而知是個白麵鬼。）

博 （自卑地笑着）妹妹——沈小姐也在這裏？

張 你怎麼又來了？

博 我來看看你妹妹！——（探頭探腦）媽媽不在嗎？

張 那天你讓媽媽罵出去了。唉！你今天還有這張臉走進來，哥哥！你太沒有志氣，太沒有出息了！

博 妹妹！千不是萬不是，總怪我自己吃了這個東西的不好。我要有一點點辦法，就是打斷了我的腿，



我也不上這門了，可是妹妹我實在沒有辦法。

張 你也太不要好了，親戚朋友看你實在過不去了，把你送進醫院去戒烟，戒了你又抽上，戒了你又抽上，這讓人家也灰心了，你說這怎麼辦呢？

博 說起來是我不好。（對沈）可是沈小姐不知道內中情形的人是不會原諒我的——送我到醫院裏去戒烟，這親戚朋友總算是給我一條路走走，可是醫生給我吃代替品，吃了兩三天把裏面的魂靈拿掉了，以後打針吃藥一個禮拜，這一個禮拜是已經夠受的了。醫生寫一個證明書說是這病人已經七天沒有吃了，他完全戒絕了，你看他不是沒有死嗎？他可以出院了。——可是天地良心，哪一個戒烟的人出了醫院他頭一個就不回家，他得到烟館裏去抽一口，因為他並沒有戒掉，他餓了一個禮拜。

沈 那末，照你說這東西是戒不掉的？

博 戒是戒得掉，要有錢，要長期的打補針，可是沈小姐，我現在弄成這個樣子，我還有什麼法子戒呢？

張 你那麼年青，就是死你也得硬拚把它拚掉了再說，你這樣下去，你做人還有什麼味道呢？

博 是呀，妹妹我也不是沒拚過，拚到第二天的時候怎麼也拚不住了，混身骨頭酸痛，一桶一桶的冷水在脊背上澆，那種痛苦真不是人受的。到這時候就是再讓我抽一口要槍斃的，我也願意抽一口就死了！

沈 （對張）文儀我走了，我過一天來回你的話！

張 你吃了飯再走吧！

沈 不這年頭兒在人家家裏吃飯已經不流行了。我走了。

張 你有空就來！

博 走了？沈小姐！

沈 走了，走了！

（沈下。）

（張看看孩子，弄弄飯。）

博 妹妹，你再幫我一次吧！

張 哥哥！這裏的情形你也不是不知道，房錢，房錢沒付；孩子病了也沒請大夫；一天的米分兩三回去

買，哪兒還有能力幫你呢！

博 這情形我也知道，可是妹妹，你總還比我還強些，我已經兩天沒吃這東西，我實在痛苦死了！

張 你總算是我的哥哥，我也沒辦法罵你出去，要是媽媽在的話就沒有好臉面給你瞧，我說你還是

走了吧！

博 妹妹，我不要多，你給我兩塊錢吧！兩塊錢就夠了！

張 別說是兩塊，就連一塊我也沒有！

博 那末就一塊吧，就一塊吧！

張 我說的是一塊也沒有喇，哪來的一塊錢呢？

博 你給我想想法子吧，妹妹。你給我想想法子吧！

張 有法子可想我也給你了，實在沒有法子可想。

博 妹妹，你借一點東西給我，去當一當！

張 能當的早就當完了，還有什麼可當的呢？

博 隨便什麼，總可以賣一點……

（娜上。濃裝豔服，極富有的樣子，但一看就知道是舞女。）

娜 （沒有進門就聽見她的嗓子）哨！這地方真是難找死了，我找了半天才找到。——妹妹在家嗎？妹妹！

張 誰呀——是——你怎麼會來？

娜 我怎麼就不會來？我特地來看看你妹妹！你好嗎？

張 （一面說，一面示意叫博走，博却不走）沒有什麼，過一天算一天的。

娜 （看着博）這是誰？——（一驚）哨，這不是張家大少爺嗎？好久不見了，您這一晌大概很好吧！

張 哥哥，你走吧！

博 愛娜，沒有做過窮人的人，就不知道窮人的苦楚。我現在真是精窮了！

娜 吓你窮了？（笑）哈哈，誰害你的？

博 我自己，我自己。——可是，愛娜我今天實在是過不去了，你幫我一點小忙吧，一點點小忙！

娜 哼！幫你一點小忙？——錢倒是有，我情願喂狗也不幫你的忙。你要我幫忙，除非你死了，我捨你一口薄皮棺材倒可以，你要活着的話……

博 愛娜……

（張找到一件破衣服往博的手裏一塞。）

張 你去吧，別在這兒丟人了！

（博拿到了衣服急急忙忙就往外走。）

張 這人你說怎麼辦呢？

娜 你還給他，這種人！

張 （爲娜倒茶）他總算是我的哥哥，我也拿他沒辦法！——你怎麼找到的？

娜 那天在百樂門遇見黃元深，他告訴我你住在這兒，我特地來看看你。……你說我這兩年老了沒有？

張 你一點也沒有老，倒是我真的老了！

娜 你老什麼，就是更像一個大人就是了！——你孩子呢？

張 （指床上）孩子病了，也不知道是什麼病，就是整天的睡覺。

娜 什麼病？看醫生了沒有？

張 想給他去看看！

娜 媽媽呢？

張 她出去了！

娜 黃元深和我說：說是你過得不大好，到底怎麼樣？

張 你瞧着這樣兒，也就明白了。

娜 是呀！我一走進這弄堂也看出來了。——那末，你打算怎麼辦呢？

張 沒有什麼辦法！

娜 說是姚植死了是不是？

張 有這樣兒說的。

娜 你這樣下去，總得想個辦法出來，才好呀！

張 是呀，可就沒有辦法。

娜 我倒可以幫幫你的忙，不曉得你怎麼樣？

張 怎麼幫法呢？

娜 像你這樣的年齡大可以撈一點錢在自己手裏，有了錢什麼事都沒有愁的。

張 怎麼撈呢？

娜 跟我去做舞女，算是我的妹妹，保你有辦法，做過一年兩年還愁沒有好的吃，沒有好的穿嗎？像你念過書的人，更容易走紅了。我給你拉拉場子，介紹一點客人替你捧場，你馬上可以過好日子！

張 (自言自語地) 做舞女——(對娜) 我連舞都不大會跳!

娜 這太容易了,我給你去學。我放你一筆本錢,穿的戴的都是我的,你將來做出來還我好了。

張 (搖頭) 我看不成!

娜 爲什麼呢?——你現在家境困難,沒有辦法去做舞女,這又不是丟人的事!——做舞女自己的身子自由自在,又沒有人管你的,你哪一天不想做了你就不做。——你老過着這種生活有什麼意思呢?

張 我的年齡怕也不行了!

娜 哼,你才不懂呢,做舞女就要年齡稍稍大一點才好,沒有一個紅舞女是二十歲以下的,像你這樣的年齡是最好的年齡了。

張 我又不大會應酬!

娜 這可以學的,你這樣的聰明人,一學就學會了。——你這樣想吧:你哪一方面都比我強些,像我這樣的人,還拿它一千兩千一個月的呢!

張 舞場裏儘是流氓,我怕!

娜 怕什麼?有我吶!——而且越是紅舞女就越沒有人敢碰,將來你找一個大亨拜他做乾爹,誰敢挨你一下!

張 假如有一個舞女讓一個大亨看上了,可是那個舞女不答應他的要求,這怎麼辦呢?

娜 你真傻，要是真有大亨看上了，你何必不答應呢！——他們有的是錢！

張 能不能不答應呢？

娜 他真要看上你了，那就不怕你不答應！

張 所以！

娜 你看怎麼樣？

（張思索着，一段沉默。）

娜 你要是答應了，我馬上可以給你一點錢用用！

（張走來走去，看看床上的孩子，看這裏，看看那裏。）

娜 這有什麼多想的呢？我說：一個女人在上海走這一條路頂便宜了。——多少黃毛丫頭，現在都坐

了汽車，住了洋房！

張 可是，都是人家的姨太太。

娜 姨太太跟姨太太有什麼關係？祇要男人寵，姨太太比姨太太反倒強些。——再說也不一定個個

都是姨太太！

（又一段沉默。）

娜 我說：你想開一點，做人就是這麼一回事兒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我們女人年青的時候不樂一下，將來變成黃臉婆的時候，就沒有人理了。——妹妹，你說怎麼樣？

張 這事兒太大了，我得仔仔細細的想一想！

娜 這有什麼多想的呢？要我，我就乾乾脆脆，你就是那麼一個想呀想的人，可想了一輩子嫁了個丈夫，做寡婦！

（又一段沉默。）

娜 還沒有想好？

張 我今天不能回答你！

娜 那末，明天能不能回答我？

張 明天恐怕也不行！

娜 這一點事，明天還不能回答我？——那末，你說幾時？

張 過幾天！

娜 過幾天呢？

張 那還說不定！

娜 （站起來打算走） 那末這樣吧，過一個禮拜我再來看你，——到那時候你總可以決定了！要是你

要找我的話，晚上十一點到百樂門來找我好了。——我走了，妹妹。

張 這麼忙就走了？

娜 你真不知道，今天有個客人要到我家裏去的。好吧你別出來了！



(娜下。)

張 (送到門口) 你有空來玩吧!

(張慢慢的退進來又去看看孩子，弄弄飯。彷彿有許多思慮，心神不定)

張 (獨白，對孩子) 小植，小植! —— (自言自語) 這孩子到底怎麼啦! —— (又對孩子) 小植，你餓不餓?

媽媽在喊你吶，小植! —— (嘆氣) 唉! 怎麼辦呢? —— (自言自語) 當小學教師! —— 做舞女! ——

(又對孩子) 小植，你說媽媽還是當小學教師好呢? 還是做舞女好? —— 小植，你爸爸到底是活着

呢，還是死了? 可憐的孩子，你連爸爸的面都沒有見過。你說他是活着還是死了? 小植，你給我證明

一下，只要證明一下我的心就死了! —— (稍停) 這生活怎麼過得下去? —— 做舞女，當小學教師，

這是兩條路，還有沒有第三條路可走呢?

(黃上，手裏拎着一包蛋糕。)

黃 (站在門口) 新少奶，你一個人在說些什麼?

張 (一驚) 喔! 黃家叔叔。—— 沒有什麼，請進來坐吧!

黃 德嫂呢?

張 媽媽到田叔那兒去了。

(張爲黃倒茶。)

黃 樂棠恐怕不在家吧!

張 你到田叔家裏去過了？

黃 不，我那什麼，我是這樣猜的。——（見孩子睡着）小植怎麼啦？

張 他病了。

黃 吶，我那什麼，我特地給他買了一點蛋糕，他倒那什麼啦，他倒病了。

張 總是要黃家叔叔破費。

黃 破費倒破不了什麼。倒是現在買一點吃的實在不容易，差一點又讓小孺三搶去了……

張 是呀，那天他們樓上去買一碗麵剛出門口就有人搶去吃了，巡捕看見了笑笑，也不抓人。

黃 現在的上海真是太那什麼啦，太不像話了，這是個什麼世界？差不多天天都有暗殺的事兒，在街上走路也那什麼，也很危險。

（一段短短的沉默。）

張 黃婦娘好嗎？

黃 她還是那老樣子，打打牌，聽聽戲。

張 怎麼不讓她來玩兒？——就是我們家現在太骯髒了。

黃 要的，要的。她也無事忙呀——姚植有沒有信來？

張 沒有。

黃 還是沒有？

張 嚙！

黃 你那什麼，你生活過得怎麼樣？

張 就是窮些。

黃 太窮的生活到底是難挨的。

張 也沒有法子。

黃 法子是有的，你那什麼，你自己不想末——法子這玩意兒是要人去想的，不想兩輩子也不會  
有法子的。

張 怎麼個想法呢？

黃 新少奶，你知道我今天來是個什麼身分？

張 我不知道。

黃 我是那什麼特派大使，——在前清就叫做欽差大臣吶！

張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

黃 (笑) 哈哈，這還不明白？——所謂特派大使就是派出來辦外交的。

張 和我有什麼外交可辦呢？

黃 要辦的外交多着吶。樂棠要我三年來的懸案結束一下，他說我……

張 (假裝不知) 什麼懸案不懸案我不明白。我說：你別透圈子了，想說什麼的就說吧！

丈

夫

黃 樂棠說我是一個外交人才，其實我那什麼，我當了你的面倒不會說什麼話。

張 (帶着諷意) 你也太客氣了，你還有什麼話不會說的呢！

黃 你看：新少奶就不像前兩年了，前兩年我看我還能給你說說，這現在我那話還沒有出口，就讓你壓倒了。

張 你是我的長輩，我不敢！

黃 你瞧你這話(笑)——不過我這人是很那什麼的，很要點兒面子，凡是我有什麼話要跟人家說的，就怕人家不答應，這就下不來台了。

張 你怕下不來台？那你還是不說吧！

黃 不過，你這樣一說，我倒是一不到黃河心不死，「我非給你說說不可。」

張 你願意說，我也沒有權力阻止你。

黃 其實，這事兒我和德嫂已經說過了，她很同意這辦法，現在就那什麼，就看你了，只要你能答應，一切事情都沒問題。

張 什麼事？我完全不知道。

黃 嗷？奇怪，德嫂還沒有和你談過？

張 沒有什麼事呀？

黃 你還不知道？——那這話又得另外一種說法了。

張 什麼事你說吧！

黃 樂棠的意思想要你做我的表嫂！

張 什麼？

黃 這你還不明白。樂棠是我的表哥，我是樂棠的表弟。

張 要我做你的表嫂？你現成有着表嫂，怎麼還要我做你的表嫂？

黃 多個把表嫂與我無損，所以……

張 所以你就出來當媒婆！

黃 噯，我說新少奶，我想那什麼，我把我帶來的條件先向你宣佈一下，你看怎麼樣？

張 （遲疑一下） 好吧，反正聽聽條件也與我無損。

黃 對呀，這你才是明白人吶！——條件是這樣的：兩頭大，茶禮完全按照規矩，照樣兒擺酒請客，就是不登報不坐花轎，另外租屋子住，樂棠至少一個禮拜住三天，結婚以後先給你一個十萬塊錢的存摺，鑽表，鑽戒，鑽鐲，金鑽面，汽車一輛，這裏的事情，德嫂由樂棠養老終身，小植跟德嫂住，負擔全部教育費，到二十歲大學畢業為止。你自己的媽媽也養老終身。我這條條件是隨口念的，當然還漏掉不少，比如皮大衣什麼的。——不過，這是我帶來的條件，你如果那什麼，你有條件，你也可以提出來看看，只要相差得不太遠，本大使可以全權辦理（笑）

（張猷猷地想着）

黃 你說怎麼樣新少奶——只要你一答應我就不叫你新少奶了。(又笑)

(黃巴巴地看着她。一段沉默。)

黃 怎麼樣?這條條件不能不算優越的了,你說對不對?——你看怎麼樣?

張 這事情太大了,我得想一想。

黃 這有什麼想的呢?只要你一句話,從此以後你就是另外一個人了!——你看怎麼樣?

張 我一時不能回答你!

黃 你真要想,也沒辦法。可是你想了幾年了,還沒有想透!——本大使給你二十四小時的考慮,你看怎麼樣?

張 那不行!

黃 四十八小時?

(張搖頭。)

(梁手裏拿着一封信走進來。)

梁 姚家嫂子, (將信遞給張) 這信是你們的吧?

張 (看信) 是的,梁太太又要你拿來。

梁 姚太太還沒有回來?

張 沒有吶!——謝謝您,梁太太!

(梁下)

黃 哪來的信？

張 (折信看) 陸聲寫來的。

(看着信，臉上有笑容)

(王上)

王 (對黃) 元深來了！

黃 噯，德嫂！

張 (對王高興地叫起來) 媽媽！姚植有消息了！

王 什麼？

張 (讀信。黃也去看信)……據可靠的消息，植兄現在在北方某處念書，人很好不必掛念。我現在還沒有

打聽出確實的地址，一俟打聽確屬，當另函奉告……媽媽，他還活着！

王 (興奮地) 他還活着！

——幕——

第四幕





人物

張文儀——

姚王氏——

姚小植——七歲（以下簡稱小）

田樂棠——

張文博——

沈蕙明——

房東劉家嫂——三四十歲（以下簡稱劉）

小三子——三十多歲（以下簡稱三）

楊媽——

景——一個狹小的亭子間，兩張床鋪，煤爐，鍋子，水桶等等雜亂無章。

時間——一九四三年十一月，晚飯後。

開幕時小一人伏在桌子上寫字。張自外返，手裏拿着一只破舊的皮包。

小 媽媽回來了！

張 (很累的樣子在床沿上坐下) 你在做什麼？

小 做功課！

張 奶奶呢？

小 奶奶去打水去了！(將紙筆收起)

張 你做完了沒有？

小 做完了。——媽媽我到陳學昌家裏去玩兒去。

張 好吧，早點兒回來，別又要我來找你。

小 知道了！

(小奔跳着下。)

張 (獨白) 還是小孩子無憂無愁的。——(將皮包裏的幾張鈔票拿出來數着) 米，煤球，——油鹽……差得太多了。——過幾天又要付房錢。——(搖頭)——非人的生活這戰爭幾時能了呢！

(突然聽得樓下，王與劉吵起來。)

劉 (樓下的聲音) 上次的水溝塞了，才幾天這水溝又塞了，我們這一連四幢房子這一家塞了，那一家也塞了，上次塞了，人家就說我們家房客多，這又塞了，你們做房客的也應該體諒體諒人家，這

張 (埋怨地) 又鬧了! (站在門口聽着)

王 (樓下的聲音) 劉家嫂你這是說誰來着,我今天就沒有洗過什麼東西,我就怕的這水溝上頭沒有一個蓋,一點髒東西都不讓它漏下去。——上次水溝塞了,我做房客的也照樣兒攤派,水溝塞了我也要拿出錢來,難道我還願意拿出錢來把髒東西扔水溝裏嗎?

(王拎着壺水上,背後跟着劉,一路相罵上來。)

劉 千不怪萬不怪,就怪我房客多的不好,人家什麼都冤到我的頭上來……

王 劉家嫂,你這是什麼話呢?房東也是人,房客也是人,你做房東的就能壓勢房客嗎?

張 媽媽!

劉 你這是什麼話?我對你客客氣氣,你倒說我壓勢你?你跟我訂的合同是一年,現在已經一年半了,你還不搬家,我通知你幾回了,你還不搬,現在倒說我壓勢你,到底是誰壓勢誰了。

王 就爲的找不到房子,所以不搬家,要找到了房子早就搬走了。——誰還天天受你的氣?有事沒事的就找着我尋事……

張 媽媽,別說了吧!

劉 找着你尋事?我沒有別的事,這房子我自己要用了,我要你搬出去。

王 沒有這種法律,二房東現在不能趕三房客搬家!這是巡捕房的法律。

劉 我現在要收回自己用,你到巡捕房去問問,二房東要收回自用可以不可以?

王 我不管你自用不自用，我不搬！

劉 好！你不搬，我自有辦法，看你搬不搬！

（劉生氣地下。）

王 你有辦法儘管拿出來，我不搬！——真氣人，天天兒找着我尋事！

張 媽媽，你何必跟她去鬧呢？

王 你也太好說話了。是她天天找着我鬧呀，我哪一天找人家去了。

（楊手裏拎着一袋花生上。）

楊 什麼事？太！

張 噢，楊媽你來了！

楊 （對張）新少奶，那天我來了你沒在……

王 （生氣地插入對楊）楊媽，你倒給我評評理看，天天找着我尋事——我自己沒做過房東，這幾年來

倒也做過房客了，就沒遇見過這樣兒的房東。你想：水溝塞了也是我害的，多用一點水也是不許

的，那天樓梯口的一個燈泡壞了又說是我給弄壞的。——天天就是這樣有事沒事的找着我尋

事——惡狗欺窮人，人窮了連狗都來欺侮我了，就爲了這一點房子的事，不知道受了她多少氣

了……

楊 現在住人家房子是真難！

張（對楊）她沒有別的，就是要我們搬家，搬了家以後另外租給別人，她可以加房租，還可以拿一筆小租。

楊 是呀！……

王（搶入）是呀！現在上海的房子你讓我搬哪兒去呀？你讓我到哪兒去找房子呀——就這麼一間亭子間就得兩三千塊錢的頂費，而且還不容易找，我們家現在哪兒來的兩三千塊錢呢？還要搬家費，還要加房租，現在搬來搬去的也不方便。——我要有這麼一些錢的話我也願意搬，免得天天受她的氣！

楊 現在有了錢也難找！

張 其實，她也不一定要我們搬，假如我們能給她四百塊錢一個月房錢，她也就滿足了！

王（對張）你倒說得好，這樣一間房子出她四百塊錢的房錢？上海的房錢怎麼貴也還沒有貴到這步田地。

楊 我說：太太還是別理她，什麼話都不跟說，看她有什麼辦法。

王 楊媽，你倒也說得好！是她來尋我的事，這一上一下的房子出門進門就碰見她了。

張 可是怎麼辦呢？現在也沒有辦法！

王 沒有辦法也還是要搬，這種氣我受不了，我鄉下還有一塊坟地在那兒，把坟地賣了，也還是要搬的，這種氣我受不了。——（打算往外走）楊媽，我出去一下。

楊 這晚上，上哪兒去呀，太太？

王 那邊的周家嫂，那天說是有房子，我去問問她要有的話，準搬家，這兒我是住不下去了！

楊 這又何必現在就去呢，太太！

張 媽媽，你就留着明天去吧！

王 不成，我最好是今天晚上就搬！

（王氣憤地下。）

張 媽媽還是從前的脾氣。

楊 也難怪新少奶，從前過那麼好的日子，現在要她受這種苦也虧她的了！

（張倒茶給楊。）

張 來了半天也沒倒茶給你喝！

楊 唷！罪過，罪過！——我還是客人嗎？新少奶。

張 那天你來了，我還沒有回，聽說你在做單幫小販，這還好吧？

楊 我們母女兩個有得吃的，比幫人家倒還自在些！——（忽然想到）小植呢？我給他帶了一點花生

來，也是我們從內地帶來的。

張 你還給他帶花生來吃呢？——這孩子一到晚上就去小朋友家裏玩，天天總得我去找他回來！

——你怎麼好久沒有上我們家來玩？

楊 前些時候幫人家吃飯也就沒空，以後倒可以常常來了，反正是自己的身子。

張 你就常常來玩兒吧，我們也好比一門親戚了。

楊 是呀！我也那麼說老東家比親戚還好些呢！

張 你做單幫走的是哪一路呢？

楊 也沒有一定，有時候走天生港，有時候走嘉興，平湖，看哪一路好走就走哪一路。

張 你帶一些什麼東西去賣呢？

楊 帶一點香烟，有白糖就帶一點白糖；回來就帶一點肉呀，雞蛋呀，這兩天新花生上市就帶一點花生回來。

張 那你一個月能賺多少錢呢？

楊 除了吃用也多這麼幾百塊錢。

張 那就比我好多了，我白天在學校裏教書，晚上又在人家裏教書，一個月才拿幾百塊錢，光吃用都不夠的。——（稍停）我說我也跟着你去做單幫，你看怎麼樣？

楊 這什麼話呢？做小販到底是不等事兒，——再說你的身體也吃不住，日晒夜露的到底苦，有時候去了趕不上回來就得睡露天。這口飯哪兒是你們吃的！

張 可是，過不下去有什麼辦法呢？

楊 就是眼前熬着點兒，將來等植少爺回來不又是娘姨奶媽的住洋房了麼？



- 張（嘆氣）唉！他出去了七個年頭了，也不知道幾時能回來？不知道還回來不回來？
- 楊 我說快了，今年不回來，明年一定會回來的。——他有沒有信寫回家的？
- 張 別說了，六個年頭了，連一個字都沒有！
- 楊 那末人還好着吧？
- 張 人是聽說還好着！
- 楊 有沒有錢寄回來呢？
- 張 要有錢寄回來倒沒有愁的了，哪來的錢呢，他也苦得很。
- 楊 我說你再熬着點兒吧，你們家有這許多好親戚好朋友的，還怕過不去嗎？
- 張 楊媽，這年頭兒還有什麼親戚朋友，人家聞着你這股窮味兒就討厭了！
- 楊 那末田家呢？田家當初不是我們老爺扶他起來的嗎？
- 張 他們家現在比從前更好了。
- 楊 田家老爺總應該幫助一點囉！
- 張 他幫是幫一點，不過老要人家幫也說不過去。
- 楊 他們有錢人家幫一點也不在乎。——田家老爺還來這兒走動嗎？
- 張 他有時候來。這一晌他太太死了，有個把月沒來了！
- 楊 他太太死了？不是珠小姐的媽嗎？怎麼死的？

張 (點頭) 害病死的。

楊 (嘖嘖嘆惜) 一個人有了福沒有壽數，也是空的。你看她要怎麼好福氣了？——新少奶你也想開點兒吧。——那末，田家老爺該續弦了？

張 不知道怎麼樣。

楊 做這麼一個填房倒也不錯；做現成太太，又做現成媽媽。——田家老爺沒有兒子吧？

張 沒有吧！

楊 我說田家老爺這人也算是不錯了，沒有兒子也不娶一個二房的。——他到底外頭有沒有姨太太？

張 不知道他有沒有姨太太，沒聽說過。

(一段短短的沉默。)

楊 還有，從前我們廠裏的那位丁先生，現在怎麼樣了？

張 他聽說也發了大財了。

楊 那末，他還來不來呢？

張 他就從來不上我們的門了，還是那一年我們賣鄉下的產業，他幫了一點忙，可是得的好處也不少，以後沒好處了，他還來幹麼呢？

楊 我說這些人真是太沒心意了，就拿我們底下人來說吧，老東家總得走動走動，他們還算是老爺

提拔起來的人呢。

張 唉！沒有錢的人，人家看見就怕，別說來看我們了，就是我們去看他，他都……

（沈上）

沈 （一路上來）文儀在家嗎？

張 在。你是蕙明？

楊 喔，沈小姐，還是沈小姐，總算是我們新少奶的好朋友。

沈 唔，楊媽你來了，好久沒見你了，你好嗎？

楊 我還是那樣兒，你好？——那天聽太太說：你有了孩子了。

張 （對楊）她孩子已經有了兩年了。

楊 坐吧，坐吧，沈小姐！

沈 你也是客人。

（張倒茶）

張 地方實在太小了，來了兩個客人連坐的都沒有了。

楊 我走了，新少奶，過天再來看看你們！——沈小姐。

沈 怎麼我來了你就走了呢？

張 爲什麼就走了呢，楊媽！

楊 我是該走了，我明天還要動身上天生港的吶——（一路走出）走了，你們談吧，天也不早了！

（楊下。）

張 （站在門口對裏面，不送你，楊媽——謝謝你，你送的花生。

楊 （樓下的聲音）好說了，你進去吧！

張 （回進來對沈）這麼晚你怎麼來了？

沈 白天你又不在家，特地晚上來瞧你。

張 有什麼事嗎？

沈 事是有一點，要不然我拖着個孩子也走不開，倒不如禮拜天來看你了。

張 （關切地）什麼事呀？董明。

沈 不好的消息！

張 什麼不好的消息？

沈 我給你介紹的那起家庭教師，他們家最近因為政府紗布收買的關係幾乎破產了，他的意思，因為你教他們的孩子教得非常好，他們不好意思當面和你說，要你以後別去了，今天特地派人送了封信給我，要我向你婉言說一說：就算到今天為止，請你明天起不要去了，所以我晚上來看你。

（張默地看着天。）

張 一個人倒楣的時候，處處都碰到不利的事情！

沈 我說你也別難受，以後再想法子找一家就是了。

張 蕙明，我不是難過這職業的喪失，我對於自己的身世有些感慨。

沈 這也不是你一個人的命運，這是時代的命運，哪一天這戰爭結束了，就好了！

（一段長長的沉默。）

張 當初我做了舞女，到現在不曉得怎麼樣了？

沈 也不會有什麼好結果。

張 總不至於這樣苦吧！

沈 從前那個勸你做舞女的那個誰，她叫誰？

張 愛娜！

沈 噫，那個愛娜現在怎麼樣了呢？

張 她跟了一個人，很好！

沈 「跟」了一個人，很好有什麼意思呢？

張 生活上總不會那麼苦了！

沈 苦苦也熬了這些年了，總有熬出頭的一天吧！

張 這是哪一天呢？

沈 不會太遠吧，七個年頭已經過去了！

張 也不會很近吧？

沈 現在總不會再是黑夜了，現在總應該是黎明前的那一刻了！

張 可是這一刻是最難熬的！

沈 咬咬牙就熬過去了！

張 可是束緊了褲帶肚子還是要餓！

沈 這有什麼辦法呢？

張 我想去做舞女！

沈 那又何必呢！

張 你是說我老了，不成了？

沈 老倒是一點都沒有老，把衣服穿漂亮一點，不減當年的風度……

張 那末，我去做單幫小販，你看怎麼樣呢？

沈 那不好，你受不住的！

張 又不好。——那末，我嫁一個人你看怎麼樣呢？（癡狂地笑）

沈 我反對！

張 你從前不是贊成嗎？

沈 從前是從前，現在是現在！

張 我給你說笑話的。七年了，我沒嫁人，現在倒去嫁人？——不會的，蕙明！決不會的！  
沈 還是再找事兒做吧。——我給你留心着！

（又一段沉默。）

沈 我走了！——（拿出幾張鈔票來擱在桌上）這是你的月薪，他們要我送來給你的！

（張歎歎地沉思着。）

沈 我走了，孩子在家裏一定吵死了！——（站在門口等張的回答，張不答）文儀，我走了！

（沈下。）

（外面傳來叫化的喊聲：「娘娘太太凍死了，餓死了，做做好事吧！——給點冷粥吃吃吧！——給件破衣服穿穿吧！」這詞句反復地，淒涼地唱着，由遠而近，旋又遠去！）

張 （將桌上的鈔票拿起來又狠狠的一丟）我比這些人還強些呢！——這是一個難關，我一定要渡過這個難關，我相信姚植一定會回來的，他不久一定要回來的。——可是，姚植你怎麼一封信都沒有呢？你能給我一封信，也多少安安我的心。——難道寄來的信都遺失了？難道信路不通？——不過不論怎麼樣，我總是等你的，姚植我等着你回來！

（張將頭埋在胳膊裏伏在桌上。外面叫化的喊聲漸漸淡去消失，她抬起頭來，彷彿昏迷的神志又見清醒。）  
張 啊呀！幾點鐘了，怎麼小植還不回來？這孩子天天要我去找他，也是個小討債的！

（將錢收進皮包裏，把門掩上，下！）

張 (博上,其衣衫形容較上幕更見可怕。鬼鬼崇崇地掩進,東張西望見皮包,將皮包裏的鈔票悉數偷去。博下。)  
 (樓下的聲音) 你是誰?

博 (全上) 是我,妹妹!

張 (全上) 你這時候來幹麼?

博 (全上) 沒有什麼,沒有什麼!

(張上。)

張 孩子不知道到哪兒去了!——這白麵鬼,這時候來幹什麼?

(忽然想到自己的錢,急忙查皮包,皮包已空。想去追,料已不及又退回,伏在桌上哭起來。)

(三上。形容可怕,類乎惡霸,旁若無人地進來東看看,西看看。)

(張慢慢地抬起頭來見三,大吃一驚。)

張 你是誰?你幹什麼?

三 (傲慢地不理,顧自己東看看西看看,拿拿這樣拿那樣。)

張 你是誰呀?

三 (依舊不理,連眼睛都不看她,將屋子裏的水桶,吊子在地上拋出巨大的響聲。)

(張嚇做一團。)

三 (慢慢地走到張的面前,指着她的鼻子)你不認識我嗎?(聲調極沉)



張 (搖頭) 不!

三 你真是個閨閣千金，連我都不認識——我這人脫了帽子，沒有腦子，這地面兒上，誰不知道我小

三子!

張 (半晌) 你有什麼事?

三 無事不上三寶殿，沒事不敢打擾!

張 什麼事? 你說吧!

三 你是不是姚家嫂子?

張 是的!

三 那位姚太太是你的誰呀?

張 婆婆!

三 噫!——你的丈夫呐?

張 出門去了!

三 噫!——今天我小三子跨進你的門檻，就沒有好事兒，我告訴你!——不過，現在的世界講話要有道理，我小三子今天要講的話是：攤得平，捲得攏，四平八穩。和尚吃八方，我小三子吃十六方。就是講點理，你不要怕，——(突然大聲) 叫你不要怕你聽見沒有?

張 (怕) 我不怕!

三 (擰淨地笑) 鬼鬼!我又不是強盜賊!——(稍停)我和你們的房東劉嫂子有點兒乾親,她的姪兒現在要娶媳婦,這屋子要做新房,劉嫂子打算收回自用,要我小三子出來講句公道話:請你們搬家!

張 我們自己也早就想搬家,可是找不到屋子怎麼辦呢?

三 嘿!這麼大一個上海,會找不到房子?

張 真找不到,現在找房子實在太難了!

三 (突然極嚴厲地) 找得到也要搬,找不到也要搬,這事情不在我小三子手裏過,我就不問訊,既在小三子手裏過,我說嫂子!我要你搬,你就得搬!

張 你要我搬哪兒去呢?我們搬出去只有睡露天去了!

三 我管你睡露天不睡露天!——你別以為你臉蛋兒長得漂亮,我小三子不吃這一套。——現在限你三天以內搬家,你要不搬的話,我來派人替你搬出門去,不過搬壞了東西我小三子不負責任,我告訴你!——我小三子和你說好話你不聽,那末好嫂子,我這人你當我人就是個人,你不當我人我就是個鬼,我告訴你!

張 三天怎麼行呢?——三天房租還沒有到期呢!

三 什麼到期不到期?一年的期你住了一年半了,還沒有到期?

張 先生!我求你寬幾天吧!

三 別嚕嚙，你存心搬不搬？

（張沉默着。）

三 怎麼樣，姚家嫂子？

（張無話。）

三 嘻——說話啲！

（田上服飾華貴。）

田 （厭穢地看三一眼，問張）這是什麼東西跑這兒來？

張 他是來逼我們搬家的！

田 （對三）去，去，去，去，在這兒幹什麼？——你是什麼人？

三 你是什麼人？

田 你問我是什麼人？——我是寶通銀行的董事長，怎麼樣？

三 （馬上換下笑臉來）我是來和她商量請她搬家的，她們是一年的合同，現在住了一年半了……

田 去去，滾啲，滾你的蛋啲，什麼玩意兒——王——八——蛋！

（三抱頭鼠竄下。）

第五幕



人物

張文儀——

姚植——

田樂棠——

田秀珠——十八九歲

孫二姐——三十來歲（以下簡稱孫）

潘家龍——二十二三歲（以下簡稱潘）

黃元深——

黃太太——

丁福懋——

丁太太——三十來歲

朱家標——

朱太太——二十多歲

葉先生——（以下簡稱葉）

葉太太——

張文博——

顧阿富——二十多歲（以下簡稱顧）

景——同第一幕，田家的客廳，裏邊的傢俱都已換過，十分新式華貴。客廳裏還留下有過喜事的痕跡。  
時間——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的一個傍晚。

開幕時珠穿着大衣，衣袖上纏着一塊黑紗，在打電話。

珠（對電話）……那末你來吧，你到我這兒來接我，我請你吃晚飯去——別你請我，我請你的了，你來就是了！——噲！限你五分鐘以內必須趕到……

（田自樓下，見珠在打電話要出去，皺着眉注視着她。）

珠（對電話）五分鐘，多一分鐘就要打你——好吧，再見。（將電話攔下，對田）爸爸！

田 小珠，你怎麼？你想出去？

珠（不高興地）噯！

田 今天你……你今天怎麼能出去呢？

珠 爲什麼今天就不能出去？

田 你不是答應我今天不出去，怎麼又要出去了？

珠 我答應你上半年不出去，我沒答應你下半年不出去。

田 你這孩子這麼大了，怎麼還是那麼孩子氣。你得顧點兒你爸爸的面子才好。

珠 你怎麼不早說？我現在電話已經打出去了，人家就要來接我了。

田 (走頭無路) 這事兒真太……太……：今天是我滿月的日子，我請了許多客人來晚飯，假如不在的話，這觀感上是不是太那個了？

珠 少一個人吃飯，有什麼關係？

田 你不是別人，你是我的女兒，你這——真是……

(一段沉默。珠悠然自得地看着田。)

田 (忽然看見珠的衣袖上纏着黑紗) 這是什麼意思呀？

珠 媽媽死了，女兒爲她戴孝！

田 這，這，這……：她死了兩個月了，你沒有爲她戴孝，怎麼今天你爸爸的好日子爲她戴起孝呢？

珠 正因爲是爸爸的好日子，更顯得是媽媽的壞日子，所以要戴孝！

田 唉！——你這孩子，你這不是分明和爸爸過不去嗎？

珠 媽媽就我一個孩子，我不給她戴孝，還有誰給她戴孝呢？

田 你戴孝戴在心裏就得了，何必戴在表面上呢？——你孝順媽媽，你也得孝順一點爸爸才好呢！



珠 孝順了爸爸，對不起媽媽，那我不幹。

田 (走去要她把黑紗去掉) 你拿掉吧！聽爸爸的話。

珠 我不！——除非你答應我一個條件！

田 什麼條件？——你和爸爸做生意？

珠 給我再買一輛新的自行車。

田 好好！我給你買。

珠 不，我自己買，你給我錢好了！

田 也可以，也可以。多少錢？

珠 五萬！

田 要五萬？

珠 物價漲了，要買就買頂好的！

田 好好，依你的，依你的小姐！——現在可以拿掉了！(去為她解黑紗)

珠 錢呢？

田 你現在去買嗎？——明天給你，明天給你就是了！

(田將黑紗解下塞進口袋。)

珠 明天要給我的！

田 當然給你，當然給你——那末你可以不要出去了？

珠 爲什麼？

田 我答應你的條件了！

珠 你答應我一個條件，我也答應你一個條件。這是條件以外的事！

田 又有條件了？

珠 當然！

田 什麼條件呢？

珠 三件皮大衣！

田 你有這麼多的大衣，還要三件做什麼呢？

珠 我的大衣就沒有你新太太的多！

田 這，你太……你怎麼對她稱呼都沒有了一個？我的太太你怎麼稱起『你的新太太』來，你這……

珠 你讓我稱她什麼？還是稱她姚家嫂子呢？還是稱她……稱她什麼呢？

田 爸爸的太太你當然稱她媽媽！

珠 我稱不來。我從前稱她姚嫂子的，現在要我稱她媽媽我轉不過來！

田 從前她是姚家嫂子，可是現在她總是你的媽媽囉！

珠 我稱不來，你要稱你自己稱去！

田 什麼？——這，這，這，你這孩子真是太……太……那末這樣吧，我答應你三件皮大衣，你從今天起稱她媽媽！

珠 三件皮大衣稱她媽媽？——當面稱，還是背後稱哪？

田 怎麼當面稱，還是背後稱？我不懂！

珠 當面稱是對着她喊她媽媽，背後稱是在你的面上稱她媽媽！

田 這，這，當然是喊她媽媽囉！

珠 那我不幹！

田 三件皮大衣還不幹？

珠 別說是三件了，三十件，三百件我也不幹！

田 你不承認她是你的後母？

珠 我不管，反正我喊不出口！

田 這有什麼……

（黃夫婦上）

黃 樂棠，我們夫婦親到！

田 怎麼現在才來？

黃太太（對珠）小珠！

(珠虎着臉只對黃太太點點頭。)

黃 這叫做那什麼，叫做姍姍來遲！

田 你應該早點來幫幫忙！

黃 現在也不算晚吧！

黃太太 (對田) 新嫂子呢？

田 她在樓上！

黃太太 那我到樓上去！(往樓上走回頭對珠) 小珠你去不去？

(珠不理。)

(黃太太自下。)

黃 (對珠) 小珠怎麼啦？不大高興的樣子，穿着大衣想那什麼，想出去？

珠 你管不着！

黃 (看田) 怎麼啦？氣兒大着呐。

田 她在跟我別扭！

黃 什麼事？小珠跟黃叔談談！

珠 黃叔你是什麼叔叔，你是狗頭軍師！

田 (對珠) 小珠你別沒規矩！

黃 (對田) 今天的氣兒可不小!是那什麼,是爲了什麼事?

田 我要她喊你嫂子媽媽,她不肯!

黃 喔唷,這問題大了。(對珠) 這怎麼能不喊呢?

珠 你願意喊,你喊去!

黃 (尷尬地笑) 小珠還那什麼,還是小孩子脾氣!

田 (點頭) 小孩子,小孩子!

(潘上。)

潘 田小姐——(對田) 老伯!

(潘對黃互看沒有人爲他們介紹。)

潘 (對珠) 我沒有遲到吧?

珠 遲了半分鐘了,還沒有遲呢!

(空氣甚窘。)

(珠挽着潘的胳膊往外走。)

珠 爸爸我出去了!

(田點頭。)

夫 丈

潘 (問珠) 到哪兒去?

珠 出去再說！

潘 (對田) 老伯，我們走了！

(田點頭)

(珠帶潘下)

田 (搖着頭) 元深，你說這事兒怎麼辦？

黃 她也真的那什麼，當我狗頭軍師了，這事兒我有什麼辦法。

田 人家是兩婦之間難爲夫，我這是什麼了？——反正她們兩個都和我別扭着，那一個說爲什麼小

珠見了她不稱呼？你看這事兒難辦不難辦！

黃 小珠現在到哪兒去了？

田 她就是別扭，她不一定想出去，就因爲我要請客她就故意的要出去！

黃 小珠也大了，我說那什麼，讓她嫁了算了！

田 我也這麼想。——可是她自己不嫁的話，我做父親的倒也沒辦法一定要她嫁。

黃 今天來的那個男的是不是算她的男朋友？

田 這是她的男朋友之一。她交際廣吶，我見過的男朋友只怕也不至一打！

黃 這事兒倒不好辦！——萬一將來她和新嫂子鬧起來，這怎麼辦呢？

田 我怕的就是這一着呀！而且長處下去就難免不吵架！

黃 這事兒太那什麼啦！

(一段沉默)

田 (忽然想到) 噯，元深！你那兒去過沒有？

黃 哪兒？

田 孫二娘那兒。

黃 去過了。

田 怎麼樣？她還發脾氣不發了？

黃 脾氣大了，這脾氣比小珠還那什麼吶！

田 這怎麼辦呢？

黃 她不肯甘休！

田 麻煩了，麻煩了！

黃 我到今天還不明白，你怎麼想張文儀想了七八年，非弄她到手不可呢？

田 這有兩種關係：一種是我過去弄的女人都是風塵中的女子，最後總得換換口味；一種是越弄得不到的東西越覺名貴，大有非得到不可之勢，這也可說是我的劣根性。

黃 可是，以後的事兒只怕麻煩多着吶！

田 到那兒再說，反正大爺有的是鈔票，我想什麼事兒總有辦法！

(願上。)

願 (對黃) 黃家老爺! (黃點頭) —— (對田) 老爺菜來了。

田 讓他們快點弄, 怎麼現在才來?

願 是!

田 阿富, 你等一下不要走開, 有客人來你就這裏招呼着。  
願 是!

(願下。)

黃 時候已經不早了, 怎麼還沒有人來?

田 這一班老爺, 他們非到時候是不會來的。——今天你是總招待。

黃 今天這一點客人還什麼總招待? ——尊夫人當之還有餘呢!

田 怕的就是他們又要灌酒, 只要你能不作……

(朱夫婦與丁同上。)

田 喔! 來了, 來了。朱公賢夫婦和丁公同來, 怎麼那麼巧。

朱 (拱手) 恭喜, 恭喜!

丁 同時

我們是在門口碰上的, 也是巧事。——黃兄已經先我們而來了?

黃 (對丁) 我總算是皇親國戚囉!



(黃去按電鈴)

(顧上忙着招呼。(以後顧就永遠站在門邊見客拿烟捲即去擦火柴。或進去取茶出來等等。))

朱太太 (對田) 新娘呢，新娘？

田 在樓上，我去請她下來。你們請坐，你們請坐。——(對顧) 你叫趙媽去請太太和黃太太下來。

(顧下。不一回即上。)

黃 (對丁) 你太太呢？

丁 我不是從家裏來。——她等一會自己來！

田 (對丁) 來的吧？

丁 來的來的，當然來的，這是田兄的大事，豈能不到。

(田笑。)

朱 (對田) 田公這兩天喜氣洋洋，氣色也好多了！

田 好嗎？(笑) 哈哈……

丁 (對黃) 你太太呢？

黃 在樓上，就要下來。——你看下來了！

(黃太太與張上。張服飾華貴儼然新嫁娘的樣子。)

(衆人見張來都站起來招呼着。)

朱 新太太。

朱太太 同時 新太太下來了。

(張一點頭。丁也點着頭並無稱呼。)

田 (對客人) 坐——坐!

朱 (對張) 坐——坐。

朱太太 (對黃太太) 黃太太，我知道你一定先來了!

黃太太 我也來得不久。

丁 (對田) 今天請的客人一定很多吧?

田 沒有就是幾個老朋友，其實也不算請客，大家談談。——國難期間一切從簡。

(大家敷衍地笑着。)

朱太太 (忽然想到地對田) 你們小姐呢?

田 (尷尬地) 她——她，她出去，就要回來的。

朱 (對田) 這一個蜜月裏面聽說田公連行裏都沒有大去，想見婚後生活之甜蜜!(笑)

(大家跟着笑。)

田 那倒不見得，我還是照常辦公。

丁 不過我也聽說辦公並不照常，或者是照常在家裏辦公!

(大家又敷衍地笑。)

朱 (對張) 新太太似乎比做新娘的那一天要豐潤一點。(對大家) 各位以為我的意見如何?

(大家看張。又笑。)

黃 新嫂子下來以後，還那什麼，還沒有說過話吶!

朱太太 真是，你不說我們倒忘了。——(對張) 新太太怎麼不說話?

張 我也不大會說話!

黃 說了，說了!

(大家又笑。)

田 彭老怎麼還不來?

丁 他總得先吃飽了黑的，然後再來吃白的。

朱 (對張) 新太太知道不知道：樂棠是個美術家?

張 什麼美術家?

朱 他是善於畫眉，是畫眉的能手。

(哄堂大笑。)

黃 朱公說話真那什麼，真有意思。

丁 幽默，幽默!

田 我說他是老玩皮！

（朱一人笑。）

（葉夫婦上。）

（有的站起迎接，有的依然坐着。）

葉 來遲了，來遲了！

田 該罰，該罰！

丁 等一下罰他三杯！

（顧又忙着爲客人脫衣，倒茶等等。）

黃 還差丁太太和彭老兩位！

葉 （對黃）今天就這麼些人嗎？

田 （搶入）就這麼些，都是自己人，我連行裏的人都沒有請。

葉 （對田）這兩天股票之風甚盛，田兄有沒有做？

田 沒有，這東西等於賭博，我不想弄！

朱 （對葉）你總是三句不離本行，今天是什麼日子，說這些殺風景的事！

葉 該罰，該罰。這一次我自己都要說該罰了！

黃 等一下吃六杯就是了。

(丁太太上。她的背後蹣手蹣腳地博跟着進來。身上的衣着較上幕好些。)

田 丁太太來了！

黃 (見博) 那是什麼人，跑這兒來幹麼？

(大家見博吃驚不小。)

丁 這是誰，我還沒有看見呢！

田 (大怒對顧) 阿富你給我把他趕出去！

(顧過去趕。)

博 (對顧) 你是什麼人，居然趕我！你知道我是什麼人，我是你們老爺的大舅子！

田 你想偷東西嗎？滾出去！——(對顧) 你們這些王八蛋，前門是誰看的，怎麼能放這樣的人進來！

(張難堪地皺着眉。)

博 (對田) 田樂棠，你別發威，我怎麼着總是你的舅子，你現在到底娶了我的妹妹做太太了——我

哪一次找你，你都避而不見，今天好容易給我進來了。我沒有別的話，就是……

田 (大怒) 阿富把他攆出去，笑話把他攆出去——滾！不準你到這裏來！

(顧將博硬推出去。二人同下。)

博 (門外的聲音) 好！田樂棠！我認識你，你有了幾個嗅子兒，強佔有夫之婦——你沒有姚明德，你今天這個人嗎？你現在強佔你的恩人的兒媳婦，好等姚植回來，他不跟你算賬，我也要跟你算賬！

……(這聲音漸遠，漸漸淡去)

田 太糟糕了，太糟糕了！

(大家都默默地沉默着)

(顧回來)

(電話鈴響。黃走去聽電話)

黃 (對電話) 噲——田公館！——喔！你是彭老。我是黃元深哪！——不敢，不敢。——這裏許多人都等

你一個。——爲什麼？爲什麼不能來？——那那什麼啦，——噢！他現在有事兒……

田 (對黃插一句) 請他早點兒來吧！

黃 (對田點頭又對電話) 樂棠請你早點來。——實在不行？——有事？——有什麼事！——噢！——好

吧！好吧！我一定轉言。——我說我一定替你轉言。——好的，好的。——再見！(將電話掛下對田) 彭老

說是有點不舒服，他不能來了！

田 不來也就算了！

(田不樂地來回踱着。一段拙劣的沉默。)

朱 我說田兄：這些事兒你別攔在心上，這裏都是自己人沒有什麼關係！

田 我沒有，我沒有！——我們還是照樣兒的吃我們的飯，而且我還一定更痛快的多喝幾杯，一定，

定！

（大家都拙劣地笑了。）

黃 這也算是一種點綴，倒也很那什麼，很……

丁 很不出來了？

（大家又笑。）

（孫怒氣沖沖地直搗進來。衆人大驚！）

孫 （對屋裏所有的人掃視一週）哼！你們倒樂——（對田）田樂棠！我今天要和你拚了！你這是什麼意思？

思——我是你的什麼人？你生的三個孩子你打算怎麼樣……

（顧下。）

田 （窘極）你……

張 （帶着哭聲對田）你和我說的話完全是欺騙！（伏着哭）

孫 我今天要和你辦交涉！我要撕破你的臉皮！我要和你打官司，告你遺棄！你口口聲聲的答應我等

那個女人死了就接我回家，現在那個女人死了，你倒另外娶起太太來了——好！我就讓你娶太

太。你答應我以後一天在我那兒，一天在這裏，現在已經一個月了，你沒有上我那兒去過一次，你

這存的什麼心——（田屢次想插進來總無機會）我怎麼不好，也和你十幾年了，我也生了三個孩

子了，你就是看在孩子的面上，你也不該不來一次。你喜新棄舊，你當初是怎麼追求我的？你是強

奸我的，你是用酒把我灌醉了，然後把我奸污的。

(客人們見局面尷尬都交頭接耳說了幾句，慢慢的一個一個告退。並不與田招呼，只跟黃點點頭都走了。客廳裏黃夫婦依舊留下，黃太太看護着張。)

孫 (並不間斷地說下去) 你這沒良心的，你完全是玩弄女人，你這狼心狗肺的……

田 你是什麼意思，跑到這兒來鬧？像什麼話！豈有之理，都是我平時對你太好了！

孫 (不服) 什麼？你今天翻臉不認人了？——好！我今天非和你拚了不可！(走過去要和他拚)

(黃夫婦急忙上去勸。)

黃太太 好了！二姐，你何苦呢？

黃 你有話末和我說好了，何必自己來呢？

孫 你們別勸，我非和他拚了不可，我非和他拚了不可……

(黃夫婦將她按倒椅上。孫痛哭起來。)

田 這真是，這真是……

張 (站起來對田) 你外頭既然有人，你爲什麼不和我明說。你爲什麼要瞞着我？你今後打算怎麼辦。人家已經有三個孩子了，你把三個孩子怎麼樣？你今天都和我說一個明白。——現在的法律是不准有兩個女人的，有了我就沒有她，有了她就沒有我，你自己說！

田 總而言之，我很對不起你，不過現在事情已經弄到這步，我想我以後和你慢慢的說，你今天不要

動火……



孫（跳起來）好！你當着我的面袒護別人？我和我的緣分也完了，現在我要和你脫離關係，你給我三百萬塊錢的贍養費！從此男婚女嫁兩不相干。

田 你別着急呀。今天既然事兒鬧穿了，我們總得想一個善後的辦法出來才好，你說要三百萬塊錢脫離關係，這是你的一條件，這條件也是可以考慮的……

張（插一句）怎麼？你答應她三百萬？

田（將她按住）不——（對孫）你想二姐一切事情都有解決的辦法的，天大的事還有解決的辦法，我們的事就無法解決嗎？——不會的！所以你跑這兒來吵呀鬧的，這有什麼意思呢？……

孫 什麼？你真的要和我脫離關係？那麼孩子怎麼辦？孩子是我生的，是我養大的，我不能給你……

田 孩子當然給我囉！

孫 不行，我要和你拚，我要搬到這裏來住，我把孩子都帶到這裏來……

田（對黃）元深請你給我送她回去，問問她到底要怎麼樣，讓她說出一個辦法來聽聽。

黃（對孫）好吧！我送你回去再說。

孫 我不回去，要回去你和我一起回去，那兒也是田公館你爲什麼不回去？

田 不！你先回去了再說，我等一回來呀！

孫 我不！我不去！

田（示意叫黃太太去）回去還是回去，在這裏談不出結果來的。

黃太太 二姐你還是先回去吧，我們兩個送你回去，你也別生氣，有話慢慢的說。  
黃 好吧，回去吧，在這裏做什麼呢？

（黃夫婦扶着孫哭哭啼啼地下。）

張 我知道你不是個好人。現在這事情怎麼辦，你給我一個辦法！

田 你聽我慢慢的說，這事兒我當然對不起你，不過，過去的事兒應該是已往不咎，我和她已經有十多年的歷史了，可見那是我年青的時候幹下的荒唐事，當然這事情是法無可赦，還情有可願，如果我現在和你結了婚，以後再有什麼花樣，那就無可原諒了，可是這過去的事，我相信你應該給人以懺悔的機會，一個人懺悔的機會總是應該有的，我現在懺悔了……

張 那末你爲什麼要瞞着我不讓我知道？

田 這也是天地良心，我絲毫都沒有想瞞你，我已經決定我遲早要讓你知道這件事兒，我怕的是你不知道，不過，我怕我們才新婚，和你談這件事會引起不快。我本來就決定過了這個蜜月找一個機會和你原原本本的談一談，可是現在未及我自己表白，倒先我而暴發了，雖然這事情的方式不太好，可是其爲讓你知道倒是一樣的！

張 那末你現在打算怎麼樣呢？

田 我決定給她一點錢和她脫離關係。

張 給她三百萬？

田 這要談起來看囉，能少就少一點，真不能少。現在這時候三百萬也沒有什麼了不起。

張 要是她不願意脫離關係呢？

田 她不願意，我願意。她有什麼辦法？

張 她不願意，你有什麼辦法呢？

田 那辦法多了，我從此不到她那兒去，她總要和我脫離了吧！

張 她要孩子，你怎麼辦呢？

田 她要孩子？反正孩子有三個分她一個不就完了，她要不肯的話再分她一個不就完了！

張 那末，我說還是這樣吧，你和她已經生了三個孩子，又有十幾年的歷史，我與你不過一個月，還是我和你離婚吧！

田 這你完全錯了，我與你何止一個月的歷史，我與你也有七八年的歷史了。你自己想想，你還記得  
不記得？——而且我和她的十幾年，無非是因爲當初一失足成千古恨，這十幾年來毫無感情可言，無非是一點責任而已，這也可以表明我的心跡，因爲我的良心不願意隨便就扔掉一個女人，所以拖拖的一直拖到今天，照我與她的感情來說，十年前就應該分開了。可是我總不忍。——  
我與你！這就完全不同了，七八年來我的心都靠着你，我無時不在想着你。由於我心誠意堅經過種種困難終於達到目的。——這，你和她怎麼能相提並論呢？

張 我有什麼好處呢？你要七八年的達到你的目的？

田 (玩笑) 那個好處太多了, 頭一個是你能使我愛你!

張 是呀! 我怎麼會使你愛我呢?

田 這是只能意會不能明言的, 什麼叫做戀愛是盲目的, 就是這個道理, 有些人太太很漂亮, 可是他非弄一個不漂亮的姨太太不可, 也就是這個道理。

(顧上)

顧 老爺吃不吃飯?

田 (對張) 吃不吃飯?

張 吃不下!

田 (對顧) 等一下吃吧!

顧 那個煮菜的人怎麼辦?

田 讓他煮了你們吃了算了!

顧 是!

(顧下)

田 你說我這道理說得對不對?

張 可是善於花言巧語的男人是最不可靠的,

田 這你完全錯了! 要是一個年青人善於詞令, 那末可以比作花言巧語, 像我這樣的年齡, 怎麼不會

講話的人憑着一生的經驗，也變成一個會講話的人了，這是不能相提並論的！

張（撥嗤一笑）這還不是花言巧語——總之我不信任你就是了！

田 你要真不信任我的話，我今天嚼爛了舌頭也是沒有辦法的，這祇能看今後的事實來表現我自己！

張 假如以後你再出花樣呢？

田 不，決不會的！

張 這怎麼能担保呢？

田 可以担保的。

張 那你得給我一個保證！

田 反正我和那個女人多少錢脫離的關係，我也給你多少錢就是了。

張 還不夠！

田 那末再比她多一點就是了！

張 不是錢的話。

田 是什麼話呢？

張 是心！

田 這心怎麼辦呢？我又不能割給你。

張 你要想辦法拿你的心來向我保證。

田 這是太困難了——那末只有一個辦法，就是我寫一張憑據給你。

張 好！你寫一張憑據給我！

田 怎麼寫法呢？

張 寫上你決不再有別的花樣！

田 這可以，可是這有什麼意思呢？

張 使你不能變心！

田 變了呢？

張 罰！

田 怎麼罰呢？

張 你自己說。

田 好！變了心就將我一半的財產給你。

張 不行！

田 要多少？——你總得留一點給我養養老！

張 (笑) 三分之二。

田 可以，可以。不過你也得給我一個保證！

張 我給你什麼保證。

田 我保了我，你當然也要保你囉！

張 你是出花樣的人，我又不是出花樣的人！

田 當然你不是出花樣的，這我知道。可是你這人是存在着一種危機的。

張 什麼危機？

田 你對姚植是否留戀？

張 這你放心好了，我對姚植留戀，可是姚植假如知道我和他結了婚，他決不會再要我。

田 假如姚植依然要你呢？

張 不會的，他不是那樣的人！

田 他是怎麼樣的人？

張 他不是一個普通人，他是一個有作爲的青年。

田 可見你還是相當的留戀着他。

張 可是他不會再留戀我了！

田 要是他還依然要你，你怎麼樣呢？你說。

張 我沒有這臉面讓他去要。

田 可是，這不能保證你的將來。

張 你也要我寫一張紙給你？

田 嚙！

張 我又不像你，有許多財產，可以作保！

田 你有比財產更寶貴的！

張 什麼？

田 你的心！

張 我的心，不跟你的一樣，也不能割開來。

田 只要你寫一封信留在我這裏，說明你不愛姚植，愛我！

張 這算是和你交換條件？

田 嚙！

張 你和我做生意？

田 這不算做生意，這無非是各表心意。

(張思索着，一段沉默。)

田 你說怎麼樣！

張 這事兒得想想！

田 這有什麼多想的呢？



（又一段沉默。）

田 怎麼樣？

張 好吧，我答應你！

田 （微笑）一切條件已經談妥。——你允許不允許我到那邊去一下？

張 到哪兒？

田 到要和她脫離關係的地方。

張 去幹麼？

田 去結束問題！

張 你去了幾時回來？

田 （想一想）二個鐘頭準回來！

張 準嗎？

田 準！

張 好吧，你去吧！

（田下。）

張 （獨白）人生若夢，而且是一場惡夢！——讓過去種種都已死掉吧！——祇少我今後沒有生活的痛苦。——但願今生今世不再看見姚植。姚植！我太過不起你了，可是我實在沒有法子。——別想

這些吧！人生在世活得樂一點也好！從今以後該怎麼快樂的就怎麼快樂！我應該變成一個樂天派的人物，什麼都不管……

（植上手裏背着一個小包袱，衣衫穿得極平常，風塵僕僕的樣子。）

植 這裏是田……

（張見植不信，停睛細看，大驚倒退三退。）

植 （詫異）咦？文儀——你怎麼一個人在這裏——我回來了！

張 你你你是姚植嗎？

植 是的，姚植，你不認識我了？——我老了！

張 你你你怎麼回來的？

植 （將包袱放下走過去）說來話長，經過了無窮的困難！

張 （往後退，不讓植近前）你爲什麼要回來？

植 我回來看看你，看看家——你爲什麼要避我？文儀！

張 你爲什麼要回來？（伏下痛哭）

（植趕過去）

張 （跳起來）我已經嫁了！

植 （大驚）呀？

